

庚寅詔以二聖母后未歸有忠信宏博可使絕域及智謀勇毅能

將萬衆者詣檢鼓院自陳其後得宇文虛中

二月二日壬戌劉誨三月二日丁丑

楊應誠

二年三月三

劉正彥

二年二月二日皆擢用之

尚書院朱勝非為翰林學士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呂頤浩試

高書戶部侍郎兼權知揚州頤浩嘗入見上言竊觀天下之勢以

撥亂為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肯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

裁抑恩倖毋令抗朝廷之權搜選將帥大開諫路總攬群策則何

為不成何戰不勝上稱善給事中王綯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

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劉珪試給事中降授承務郎充徽猷閣待

制孫覲復朝奉即試中書舍人初張浚因劾李綱罪論覲不當貶

由是復用

覲為張浚所劾略見李綱劾既今以覲文集與人書增入

延康殿學士新知婺州

何志同坐棄隸昌奪職提舉杭州洞霄宮

辛卯詔政和以來諸慶節號真元寧既天成天符天應者皆罷之

惟開基節如故詔諸路守臣勤王在道者並與進貢恩澤全

人圍磁州

此據建炎二年正月河東北路制置司奏狀

朝奉郎王倫為大金通問使

時河東軍前通問使宣教郎傅雱副使閻門宣贊舍人馬識遠至

汴京詔趣還問所得金人意復遣倫與閻門宣贊舍人朱弁見左

副元帥宗維議事

熊克小歷云時又得王倫授以朝官為通問使按倫弁五月初已授命但未成行遂雱歸而始

遣耳克雱見留守宗澤諭使縱遣所拘北使擇不從雱至揚州以

全國書對于後殿為上言兵使在其間今留之不足以狀威徒



使鄰國交惡上納其言擢秀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

秀除命在此月辛亥

今並書之

壬辰詔自今雜犯死罪有疑及情理可憫者許酌情減降斷訖以

聞俟道路通行日如舊

甲午詔福建路招募槍仗手已行住罷今後非被受朝旨輒敢撥諸司錢物及以勸誘為名抑勒民間出錢者並不得施行仍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以本路常平司言自飽貽遜等起發軍兵凡用本司錢米銀五十二萬貫石兩他司錢不與公然隱落會問不報故條約之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懋守尚書左丞兼御營副使兼提舉戶部

財用工部尚書顏歧同知樞密院事

日歷十月己未中丞顏歧除右丞十一月乙未右丞許翰

資政殿學士宮觀並議

初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聚兵西山常慮糧儲

不繼一日晝發軍士運粟會有亡告金人者金乘虛擊之衆稍却

彥大呼鼓舞士卒皆奮且以彊弩飛石齊發金人乃退遂圍之絕

彥餽運者旬餘考檄召諸寨兵大至圍乃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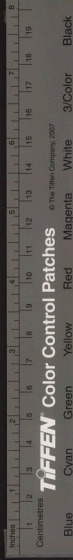
丙申曲赦南京宿亳泗楚揚州高郵軍以上巡幸所嘗過也

丁酉詔江淮發運司幹辦公事鮑貽遜以福建槍仗手移屯江寧

給事中劉珏言抗寇猖獗今已數月翟汝文之師既無功于前高

士腫之兵又潰散于後唯貽遜之師屹然不動蓋抗卒頗有窺浙

西之心所以未敢大肆者以槍仗手為之捍蔽也郡寇之說欲遣



散槍伏手乃就招安趙叔近已令退舍而寇猶未降則其說果可
信乎今陛下深念二浙生靈方以成算授之王淵令其招捉彼槍
仗手久屯于彼望有尺寸之功今乃遣之江寧萬一快快不滿復
有反側是又生一寇也設或槍仗手已來江寧而抗寇未肯就招
不知淵之兵果能殄滅之乎當是時再欲遣來應授如其遲疑不
前又將何以處之昔唐裴度平蔡李光顏等六人各以師會今淵
豈能容數千槍仗手而用之乎願且令在杭州同共討捕俟至錢
塘蕩平然後遣屯江寧或令歸福建皆未晚也從之日歷云降旨
開會要云劉

王乙申命王淵且令槍槍仗手在
杭州同共討捕從之今增入之

甲辰河北經制使馬忠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

忠全軍退舍故有是命

初戶部尚書黃潛厚建議諸路監司郡

守計置輕費金帛勤王至是知濠州徽猷閣待制連南夫言劄劄
到軍資庫紬絹二千疋有奇欲輸行在詔軍資庫物帛本非上供
當留以為軍衣之用諸路視此者悉歸之南夫安陸人也

乙巳詔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當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
有未便者許奏執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條貫者並申
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無得受復舊典也熊克
小歷

載此旨因衛膚敏所奏非
是詳見今年十二月戊辰

丙午尚書左丞張慙守中書侍郎兼知如故

熊克小歷云上委慙
理財元豐舊制中書

專取旨大臣而擬者慙輒屏不奏按此時黃潛善以右探議中侍
慙安能獨屏之况自元豐之末至建炎之初凡進呈皆三省同上



已革官制之舊久矣武者懸獨進呈財用司事而行狀修
潤失實日歷附傳又從而因之充不深考耳故今不取

丁未戶部尚書黃潛厚請許淮浙蘆入京東每袋納借路錢二千
許之東京舊東北鹽地分也時濱海道不通今部員外郎吳直夫
以為言潛厚因請令商人特納借路錢就行在送納別儲之以待
用為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左丞兼樞門下侍郎 御史中
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先是景衡陳十事謂方今人材未備而政
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
而民力困弊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盜賊
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姦賊未遂而貪暴滋多

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上歎息曰真今日之急務未幾遂擢為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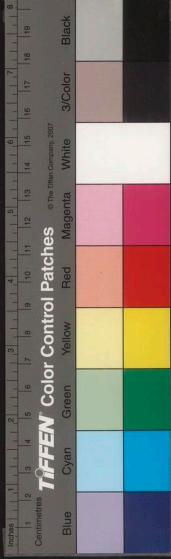
政日歷十二月庚午許景衡除尚書右丞熊克小歷樞密院
名十二月丙子許景衡除右丞二書不同按御史臺題名王實
起居舍人衛霄敏除右諫議大夫實代景衡日歷十二月庚申
丙子前十六日不應併除右諫議大夫實代景衡中庚午前十日又
按今年十二月朔日詔置諫議官而王善奏議以為其父實為中
丞時所請則景衡實之除皆在十一月無疑詳考其故景衡右丞
之命當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戊申而記事者皆誤繫之十二月二
十一日丙子日曆互差一字故也且日歷于十二日庚午書顏岐
左丞許景衡右丞則二人同除自可知今移附此以正諸書之誤

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右諫議大夫王實試御史中

丞實之除實代景衡日歷不
丞載御史臺題名在此月
尚書吏部侍郎周武仲試刑部尚

書熊克小歷武仲及顏岐郭
三益之除並在丙午蓋設
初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行

至密州衆推野領州事時山東群盜縱橫劇寇宮儀據即墨不退



野患之是日棄城去

已酉樞密院言昨翁彥國為經制使令江西轉運使認定錢百萬緡而本路諸州軍食不給詔蠲之 初上至龜山而御厨人員賀進等求索民間難得之物所受賦以萬計至是曲赦獲免言者論其有害理德請特不原赦仍鐸板傳布四方從之 婺州蘭溪縣僧居正乘亂據松山以叛民不逞者爭附之其衆漸盛

庚戌杜彥據密州趙野特輜重家屬棄城而去軍民偶語兩日不定彥守衛軍校與軍事李達吳順謀曰方今盜賊縱橫一州生靈豈可無主乃自稱權知州事而達順左右之追執野于張蒼鎮後三日彥坐黃堂上教野以棄城之罪命齏之而分其室原其首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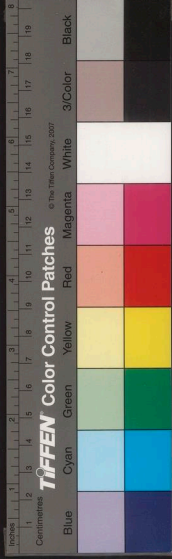
市惟一子學老得脫彥盡刺城中人以益其軍野四年八月追復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今中外所當推行者固非一事然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固軍制可行于今者條具以聞不得汎為迂濶之論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辛今冬敵騎不來汲汲為備毋使歲月廢于因循有後時之歎從之

朝奉大夫郭太冲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太冲茂恂子也嘗用李彥辟通判秀州吏部尚書路允迪率同列薦于朝乃有是命既而言

者以為太冲嘗為允迪買妾用是得薦遂罷之太冲罷命在十二月壬午今併書之是日金人陷河中府初黃潛善去河間以兵馬

鈐轄孫某權府事金人至城下盡力禦之高陽関路走馬承受官



李某者屢率兵與金人戰軍民服其忠勇至是城西北角破城內
為月城以護之凡築月城三重與雲一營相近會營中遺火喧亂
金渤海萬戶大捷不也督將士承亂攻之城遂陷二人皆為金殺
知秀州權兩浙提刑司事趙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葉夢
得不時支賞遂致分爭今已就招請官其徒二百二十人自修武
郎至校尉乞降告身書填許之給事中劉珪言今盜賊數殘郡縣
其勢未即於滅者以招安之說誘之也金陵黥徒既被厚賞錢塘
之兵建安之卒道宗之師又襲足跡而動今湖又見告矣其視殺
消憲守粹若刈草菅然非徒無罪且有子女金帛之獲紫袍象簡
之寵比風一扇人人有富貴之心今之為監司將帥者亦不難乎

今叔近所乞乃群盜逼作此奏皆不可從之事如欲加誅夷即乞
留此奏不下或欲令招安即乞量給官告三二十道彼見朝廷重
于與之當亦有信朝廷之心御史中丞許景衡亦官吏無罪而被
誅夷軍卒有罪反受爵命其為賞罰不亦倒置乎上用二人言乙
卯寢其命

龔克小歷載叔近奏請在十
二月戊午與日歷不同當考

是月湖州軍士有謀作亂者為其徒沈寯所告捕斬之詔以寯為
保義即

此以紹興四年九月一日臣僚上
言修入蓋即劉珪疏中所云也

初壽春卒丁進被罪

而寯遇亂復還鄉里聚眾于蘇村後至數萬皆面刺六點或入火
二字進自號丁一箭遂圍壽春府守臣直祕閣康允之悉取銀帛
以賞將士士皆效死允之以城危急募進士呂某權安撫司幹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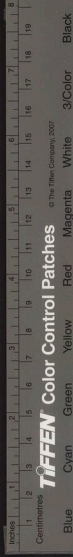
公事出城見進許以金帛犒師進怒殺使者盡取士卒家屬之在城外者戮之圍城二十五日不能拔乃引去其後軍張勝以所部自趨光州進不能禁允之淮寧人也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張遇于池州光世至近郊行伍不整或請嚴為之備光世曰遇烏合之寇見官軍則自潰矣命速進兵奪城將士叩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自城西出時湖水涸為平地賊越湖占長堤遶出官軍之背官軍亂遂敗績光世遁去幾為賊所執前軍統制官王德救之得免遇率眾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十有二月朔丙辰詔朕朝夕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群臣進對隨事盡言退闕四方奏牘少望則披覽戴籍鑑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實乞開講筵上納其言故有是旨 王實乞開講筵此以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王普所奏修入 詔諸

路轉運司教者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國難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實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



公事出城見進許以金帛犒師進怒殺使者盡取士卒家屬之在城外者戮之圍城二十五日不能拔乃引去其後軍張勝以所部自趨光州進不能禁允之淮寧人也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張遇于池州光世至近郊行伍不整或請嚴為之備光世曰遇烏合之寇見官軍則自潰矣命速進兵奪城將士叩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自城西出時湖水涸為平地賊越湖占長堤遶出官軍之背官軍亂遂敗績光世遁去幾為賊所執前軍統制官王德救之得免遇率眾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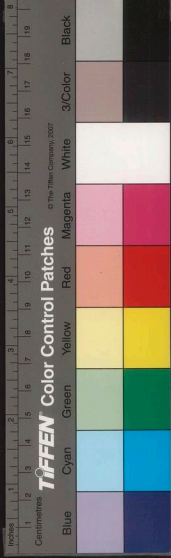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十有二月朔丙辰詔朕朝夕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群臣進對隨事盡言退闕四方奏牘少望則披覽戴籍鑑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實乞開講筵上納其言故有是旨

王實乞開講筵此以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王普所奏修入

詔諸

路轉運司教者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國難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實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



干預考校仍用省額紐統計十有四人而取一人省試之有類蓋自此始

丁巳詔朕岡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以朝請郎王翺為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

戊午詔省臺寺監百司官各有存留在京員數如全闕官止差一員通管職事見權官並罷以言者論留守司違法差權官數多又便文往諸路倍請添給故也其已給者皆追還之

此又與三年二月張汝初二相章既

所云全不
同當考

庚申起居舍人衛膚敏試右諫議大夫

辛酉詔應楚州縣令監司巡歷一歲再徧具所措置以聞將考

其當否而陞黜之 初命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

令赴都堂審察除應待報人外皆罷之白身人送中書省試策一

道取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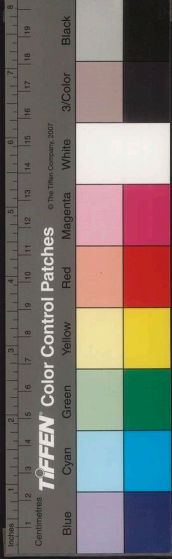
三年二月
丁卯推恩

是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州初淵至

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抗賊陳通等聞之為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求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後二日乃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祇投通等皆喜淵後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通等三百人立于燕門之外淵召其

首三十人至庭下遽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為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遂執其餘黨于門外悉要斬之凡百八十餘人百姓皆相賀俊取杭州妓張纒以歸

淵諫陳通在此月癸亥令從曰歷附辛酉入城之日



壬戌資政殿學士京東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制置使知青州曾孝

序為亂兵所殺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眾為亂孝序付特官王定

兵千人捕之大輟而歸孝序令毋入城且責以力戰自贖不則將

議軍法定自知不免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闕而入孝序度力不

能制因出據廳事瞋目罵賊遂與子宣教郎討皆遇害年七十有

九詔贈五官為光祿大夫諡曰威龔頌正中興忠義錄作威怒會要無怒字

癸亥金人犯汜水閔初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諸軍分

道入寇宗維自河陽渡河攻河南十二月右副元帥宗輔與其弟

宗弼自滄州渡河攻山東明年春陝西諸路選鋒都統毒宿與其

副撒離喝自同州渡河攻陝西明年正月戊子撒離喝者金主晟從

弟也撒離喝或作撒里哥令從金國詔本撒離喝為晟從弟不見于他書明定傑吳玠功績記云紹興二年春為皇弟撒離喝

犯梁洋按金主晟之弟撒也先已死故知為從弟也今增入時西京統制官翟進拒清河白磊

劫罪而帶御器械鄭建雄守河陽敵不得濟宗維乃屯重兵於河

陽北城以疑建雄而陰遣萬戶銀朱自九鼎渡河背攻南城銀朱

陷南城建雄遂潰西京留守孫昭遠既罷西道都總管所調西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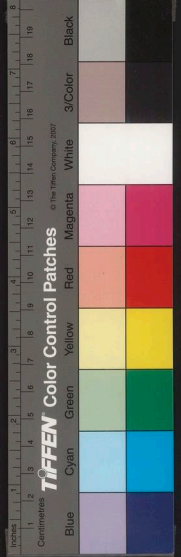
以非所隸悉引去昭遠數以洛無城池而疆敵對境侵軼之狀聞

於朝且遺其子書曰今日捍禦其難若假一歲庶幾可保吾四男

二女今不復念要為忠義死耳乃遣驍將姚慶拒之于偃師縣軍

敗慶死之昭遠知城危即命其將親衛大夫王仔奉啟運宮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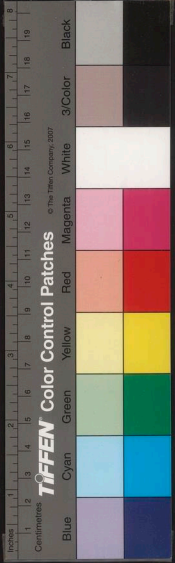
問道赴行在既而金人大入昭遠引餘兵南去翟進率軍民上山



保險宗維據汜水引軍而東命銀朱分軍犯京西先是知階州董
庠以勤王兵入援潰散無所歸東京留守宗澤以庠知鄭州澤聞
金兵入境遣將劉遵援之未至庠棄城走是日銀朱至鄭州不入
城而去遂徑如京西中原大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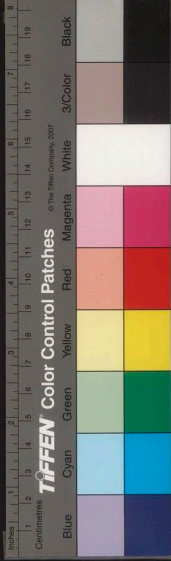
甲子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邢煥為光州觀察使用右諫
議大夫衛胥敏疏也先是胥敏上疏論三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
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度本朝列聖莫不盡循祖宗之法后
族戚里不得任文資恐撓法而干政也欽聖憲肅之父向經賞為
尚書郎矣乃改授貴州防禦使連至崇觀宣和間女媼臣秉政戚里
內侍公然請託內降御筆日以十數三省奉行文書而已故皇后

之父至為太師帝女之夫乃作侍從其他妃主之家如王義叟之
亦益從班錢端義之徒並為寺監其他不可以數舉前此所以產
亂招禍者實基于此固陛下所親見也是宜痛掃崇觀之積弊悉
復祖宗之成憲而迺者刑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
學士士大夫莫不駭驚比來又降中旨王義叔與郡王義叟除太
府寺丞以片紙錄闕親屈宸翰以行之于是物議大喧以至相視
失色陛下若欲數椒房之重奉太母之觀則當撫其家可也時有
賜賚可也若以公朝爵位私之則不可也惜夫人臣無有如杜衍
者執之以為不可致使陛下不得已屈法以從之豈能不仰累聖
政哉伏願斷自宸衷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及罷義叟差遣



且重立法禁以止絕干求請託之門庶幾惟新之政醇而無疵矣
何謂慎爵賞人君之于慶賞所以厲萬世唐純者也比年以來羣
姦擅朝近習用事戚里道流干政撓法固有不繇科舉而命官賜
第者又有虛作隨軍治河因權倖保奏而改京秩者又有因賄賂
權倖而傳宣賜帶因父兄秉政無出身而貼職者前此臣僚論列
固已降指揮悉行追奪矣而有司奉行不虔其僥倖得官及改秩
者不唯未有祝奪往往以赦恩而轉行者多矣至于帶職名服章
服者皆如是故朝廷之命不行于下也害治之大孰甚於此願申
命有司悉行檢舉一洗而去之庶幾爵位重于朝廷而天下知所
勸矣何謂正紀綱比年以來人或玩法將相侍從出典州郡多以

貴傲自恃監司欲振舉其職業往往違戾而不肯從又將領之于
士卒平日瀆貨恣行侵削不復明階級之法至簡省其教閱養成
其驕惰少有責罰則悖慢無禮無所不至或至殺州將掠居民而
無所畏悍朝廷旋即招安而命之以官此何理也又宗室承寇盜
侵軼之際誣州縣與賊通因而殺之此又不可長也願特降睿旨
今後監司規畫事理可行而諸州違戾不從者重加之罪若士卒
違犯將帥所統之官則申明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若殺州將掠
居民者不許行招安之策必擊戮而後已庶為將來之戒也至於
處宗室于外非祖宗之舊制始于崇觀間耳其在外也至於椎牛
釀酒爲藏竊盜甚則有羣殺人之事今若日給錢米而散處于東



南度不為蘇常二州之志。至于聚衆殺人，則當重寘于罪，不可以皇族而貸也。此三者皆當今之切務，而不可移者。惟陛下加誠意，而留聖念，天下幸甚。既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歷考祖宗朝，后父無任文臣侍從官者，朕欲尊依舊制，以復祖宗平治之時。豈可以近親遺序，晏憲邢煥，可特授光州觀察使。於是膏敏所言數事，皆次第行之。義叔開封人，其兄女為龍德宮婕妤，好宣和末，累遷戶部侍郎，殿中監靖康初，義叔之母隆祐太后女兄弟也。故至是，復有此命。日歷紹興元年六月四日隆祐上仙特恩數內親娘之子通直郎王義叟

等並轉一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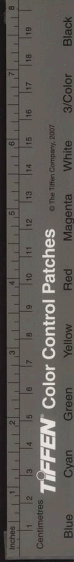
詔入內高品趙舜輔揚州兵馬都監徐洪並日下監押

出門

乙丑諫官衛膏敏言比來王義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倚幸，干請而與之。舜輔及洪初不由臺臣之彈奏，又不由部使者之糾劾，議者咸謂因近習讒譖而逐之。此二事者，若甚微而所繫于國體者甚大。前此所以召亂致禍者，皆由于此。在今日不可不戒，願特詔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呈，方得于行。或有干求請乞御寶以行者，並重寘于法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庶幾政事之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丙寅張遇寇江州，守臣承議郎陳彥文視事，始十日固守不下。遇引去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彥文絳曾孫

絳莆田人故右議議



大政和間嘗為顯謨閣直學士

丁卯詔諸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使臣依舊法隸屬帥司先是政和中改走馬承受為庶訪使者其權與監司同均敵朝廷每有所為輒為庶訪所雌黃樞密院籍以搖宰相靖康初復舊尋命且依見行條法施行及是樞密院以為言乃復舊制

戊辰右諫議大夫衛胥敏上疏論營繕工作內降錫賚等四事時先朝嬪御皆至行乃建承慶院以處之又置升賜宮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於其間而使內侍典其役上在禁中下有司取金幣或母后戚里之家有所干請問以內批御寶行之胥敏言此數事各有所因益非得已而議者闕然以為禁中修造復興御前生

活復作宮中費用復廣內降指揮復出蓋獲視工役屬之內侍而除授不由中書此人言所以籍籍也望以承慶營繕之役付之揚州升賜造作之事歸之有司特降明詔戚里內侍有所干請過例者勿復降出違礙者勿復進呈申明三者每奏執其服御之用則令有司依故事共進其錫賚之費則朝廷量功效支賜如此則籍籍之論不戒而自孚矣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內降營繕二事上皆嘉納之

熊克小歷略載此事于十一月末按胥敏十二月五日方除諫議大夫蔡之前月又載胥敏奏語云其父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故者顯黜之按此乃汪藻撰胥敏墓誌中所云與本奏不同今不取仍依日歷附此月戊辰但十一月己巳已有奏執內降等指揮此時胥敏未為諫官或者因珏先建言而黃潛善等不能遵用然胥敏三奏全不云已有此指揮不知何故今附此更須詳之也

金人圍棘州



卷之十一
魏晉書

守臣朝奉大夫姜剛之率軍民拒守圍城一十有七日不拔而去
此據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妻管氏陳乞贈官狀增入

是日姜宿渡河拔韓城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在閬中以將官曲方為沁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兵屯韓城日以飲酒蹴鞠為事未嘗治軍政也時河東經制使王瓌在陝府遣人渡河劫寨姜宿遂自慈隰引兵而南重遣兵馬都監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賚金帛至河犒師光弼至華州聞敵逼河遂留不進姜宿至河中府官軍扼蒲津西岸姜宿患之夜潛由上流龍門清水曲履水渡河方猶飲酒以告者為妾姜宿出龍門山並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之乃引兵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郿岐間先是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

癸酉詔諸將學錢令轉運司拘收許移用

甲戌姜宿犯同州守臣直秘閣鄭驥死之先是驥聞上幸維揚上章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鎮守有急則首尾相應庶幾敵勢不得衝決奏上不報至是敵及韓城驥帥兵扼險擊之師小却敵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獨曰所謂太守者守

死而已翌日同州門閉驥赴井死

日歷附傳云城陷敵知驥成名堅逼使降驥慷慨言曰吾窮五

月之力不能為朝廷守死命也卒不屈遂死之趙姓之遺史云秦

為當國驥之親屬為槍客情意深密驥以死節贈通議大夫猶以

城初無固守及呵叱之節可謂詭肩矣按驥附傳甚美乃秦唐為
城守禦而喧亂無法姜宿呼城中人與語眾推承節即前知沙苑



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五

監周良立青蓋于城上金人諭令趣降良曰苟無殺我當聽命

宿許之即授良定國軍節度使知同州惟遣十數騎入州學取書

籍而歸餘無所擾州人感驥之義歛而葬之後贈樞密直學士謚

威愍呂中大事記曰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

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字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六十年

知以為憂敗衄迎降而昏不知以為耻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昏

不知以為辱也而兩河之神守主將其為睚陽許遠顏真卿者不

可勝數是雖人之秉彜不容民沒亦祖宗而以涵養斯人之澤也

所可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非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不

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

行乎前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于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

之勢金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

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殺之也寶朝廷殺之也觀徐徽言

復故地使之世襲而金牌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

惜哉同州既陷河東經制使王瓌之軍潰亂不能整先是關門祇陳

迪自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在重以敵兵逼近奏留迪

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備敵又有嘉州軍事推官王尚被檄過岐

下重辟尚主管機宜文字留長安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

調赴行在重度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

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重聞敵

已濟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以身後見者皆義之光弼光世弟

高青神人也日歷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中侍大夫明州



庚午除名勒亭人李志道復內客省使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

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憲祥符人元豐中為興河制置使名犯上嫌名以字行

宣和末為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醴泉觀使直保和殿靖康末坐

典砲失職有旨俟解嚴日遠竄至是復用之右諫議大夫衛膚敏

言志道在上皇朝用事最久其弄權怙寵勢可炙手一時達官貴

人多出其門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在童貫譚稟師成之

下今縱未能竄逐奈何用赦復之上函寢其命志道寢命在是月癸酉今併書之

壬申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罷仍奪職以直龍圖閣朱芾代之

時叔近既招降杭寇陳通而言者論其嘗受賊金由是免官拘繫

於郡者此為明年秀州軍變張本芾益都人也

候張昱棄慈州奔瓊瓊乃昱治陝而率眾由金高西入蜀州縣震

恐欲閉關拒之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上行破眾議迎瓊屯興

元府且供其衣糧時叛賊史斌偕號興州將攻興元府瓊遣統制

官韋知幾統領官申世景領兵扼之復興州此據申世景功狀附見但日歷載于今年七月丁巳實甚誤矣此時王瓊未離南京也既而瓊留屯久軍餉不繼成都府路轉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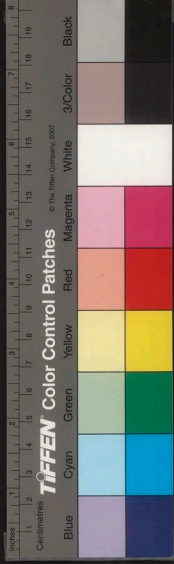
判官趙開等乃率兩川民間助軍錢以佐之又以便宜截用通歲

應輸陝西河東三路網川陝屯西兵自此始率軍錢及截三路網

議增入他書蓋無有奏議云建炎二年春河東制置司兵始至蜀蓋瓊以今冬入蜀而明年春始取糧于內郡耳今併附見初

直龍圖閣知黃州趙令歲奉詔修城及是始單會張遇自江州西

上招令歲出城相見且酌酒飲之令歲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



死願諸君勿殺城中軍民遇大驚曰酒誠有毒然先以此試公耳
更取毒酒潑于地地裂有聲群盜皆重令炭之器識乃引軍東去
未幾丁進及羣寇來犯令炭皆擊却之
乙亥命守令勸農賑乏罷借及獻助錢物監史察官吏不如詔者
重點之

丙子詔侍讀于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單且劄子奏陳用翰林
學士朱勝非請也 宣政使昭慶軍承宣使容機落致仕與外官
觀機淵理隨龍內侍也圍城中乞致仕至是復起中書舍人汪藻
既草詞而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衛胥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
為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俊以自輔如晉起謝安於既廢

唐用李靖于已老故命下之日識者交慶未聞有求闕宦於閑退
之中而進用之者况機爵尊祿厚方時艱危則引身而去王室再
造乃有媒進之心徇利不忠孰甚于此命遂格胥敏嘗入對因及
崇觀政事上曰崇觀以來所以變亂祖宗之法者皆由宰臣持祿
固寵惟恐忤上皇之顏色也故于政事未嘗少有可否所以致前
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 親衛大夫字州觀察使知東上闕門事
韋淵言橫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
闕門合而為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淵同管客省四方館闕門公
事

丁丑詔宗室歸朝官添差者勿罷已去任者復還之始議以軍興



悉罷州縣添差官以紓民力至是惟二者得留

戊寅言者諸以臺諫論奏繫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事
可以為鑒識者陳諸黼之側詔自來年正月為首置簿令大臣擇
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 京西轉運副使李茂誠請令諸路撫諭
官點檢忠義社從之

己卯詔自今年五月以前非專奉朝旨及五月朔以後借補之人
並拘收 其有繫盜賊招安者命帥司驗實以聞自軍興諸路帥
臣監司率以便宜借補官資議者以為濫故也 是日銀朱陷汝
州初金右副元帥宗輔既渡河議先攻汴京且分兵趨行在而東
京留守宗澤增修守禦之備城外千里無糧可因敵擾瀕河州郡

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歲城破正坐此爾尚可襲其

軌乎命統制官劉衍趨滑州劉達走鄭州各率車二百乘戰士二
萬人且戒行毋得輒動極力保護河梁以誅大軍北渡金人聞之

夜斷河梁而遁完顏宗弼乃遣使告左副元帥宗維謂獨力難攻
宗維將輟西京之行併圍汴京既而知澤未可圍遂已時孫貽遠

既棄河南去西京殘民無主乃開門出降宗維入西京未見本日當求他書

修附以叛臣李嗣本知河南府自屯西京大內與澤相持嗣本者燕

人宣和末以都統制守代州宗維入代義勝軍執之以降因為金
用金人既陷汝州將兵挾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謝京以道金
人擊殺之州民王氏二婦為金兵所得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



尸皆浮出不壞

此據陳
怡手記

軍校王俊收集潰兵後據繳蓋山有衆數

萬 庚辰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依元降指揮置巡社

外後來增置路分並罷以言者論州縣追呼點集致農民失業殊

乖朝廷立法本意故也 給事中劉珪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

大夫衛膺敏試中書舍人仍兼侍講初膺敏受命纔兩旬言事至

十數黃潛善等忌之會膺敏論孟中厚未已殿中侍御史張浚亦

言忠厚才氣中常無聞士路况論思之官天子所藉以補朝廷之

闕失非重德宿望有功在人豈可輕以除授今葭蓂姻親無故得

之孰不解體珪言忠厚與邢煥皆為戚里陛下因臣僚論列易煥

以 之秩而釋忠厚不問臣嘗究觀歷世之君聰私后家以撓

法者比比皆是未有能隆恩于諸母之黨而行法于中宮之家如

陛下者然臣竊謂憲度者祖宗所以維持天下列聖奉之而不取

違者陛下欲承隆祐太后之意而拂于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為

孝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被起擢均以文資而得法從今一則

易為廉察一則尚仍舊授豈惟煥之不服天下聞之亦必悵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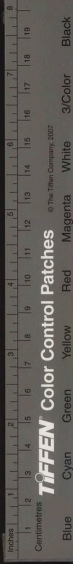
平臣恐非所以為公也蓋漢以祿莽亂天下唐以武韋楊氏

撓王政故祖宗深監于此未有后之姪而為法從者雖韓琦之子

嘉彥未文資也神祖既令尚主則授以右列况肯與之法從乎論

者如以高遵惠嘗權侍郎向宗且嘗歷帥寺則有說矣考遵惠宗

旦之世業則高瓊向敏中乃將相之家而遵惠宗旦又宣仁欽聖



之踈屬也論其資歷則遵憲宗且皆登進士第乃其後來自以材
奮非緣二后之恩寵也忠厚烏得援以為例哉既入詔邢煥朕之
后父即令換武忠厚繫隆祐太后之親兼前朝 后父亦有任文
臣者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書牘行下于是潛善等 以上意諭
珪珪堅持不可膏敏奉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
史中丞除翰林學士先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則當貶
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不肖固不敢望光但事有近似
故輒援以言之况忠厚乳臭小兒目不知書一旦以外戚子擢之
從珪撓累聖之法害中興之政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願陛下察
臣所言是非而行之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臣言非則

當正臣妄言之罪詔朝廷以次還除非繇論事膏敏力辭時珪亦

論戶部尚書黃潛善當避親乃以潛厚為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

觀同提舉措戶部財用潛厚之除日歷于九月丁未書之按是時

十一月載通東南監事潛厚搆擊舊銜至明年正月壬辰乃繫新

銜耳但史失其月日而能免小歷于明年正月附書之亦誤戶部

題命潛厚改除在十二月膏敏既移官遂與珪俱謁告不出 徽

啟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楊時試尚書工部侍郎時年七

十五矣時入見建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先務者上

深然之能充小歷時之除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嘗言今

日之患在中國不在外敵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不在盜賊
天下之人皆以粘罕幹離不此兩人者為吾中國之患臣獨以為



非也黏罕幹離不生于大漢之北足未嘗踐中國之地目未嘗識中國之人所以能為吾患者中國有以來之也今不治中國而欲治外敵不治朝廷而欲治邊鄙不治向之士大夫而欲治盜賊臣竊以為過矣日者郡縣之間有不肖之人乘時射利進其身于朝廷人皆知其汙侮蠹國民為天下毒孽久矣朝廷曾不加罪往往百姓盜賊共起而攻之至掠其家奪其財執而戮諸市曰此宣和誤國之人也夫朝廷不戮而使者姓盜賊得以誅之國柄倒置主命下移如此而治欲外敵邊鄙盜賊豈不難哉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鬻發富貴最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且曰此以閑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應奉

進者也此以

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此以交結官

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為數十條繫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鐸板播告天下與眾棄之如此外敵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然後忠賢安于朝而太平中興之業可得而定今不早正其罪使晏然自以為得計陛下踐祚踰半歲臣謂緩急先後之序幾且失矣疏奏上嘉納之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日歷載此事于二年正月辛亥巳酉銜改指揮不應許建請乃在其後觀奏此元陛下踐祚踰半歲則非明年而上明矣今因觀改除參酌附此疏者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丁進特放罪仍遷二官進既去壽春東京留守宗澤遣使招進進遂納款澤以便宜補授言于朝詔進



元京城西壁外廵以所部赴京城四面屯駐 初温杭二州上供
物寄留鎮江其間椅桌有以螺鈿為之者守臣龍圖閣直學士錢
伯言奏發赴行在上惡其靡亟命碎之適衡

奏未直龍圖閣提舉杭州洞霄宮張恣復右文殿修撰除名人魏
伯芻復朝奉大夫志金壇人嘗為中書舍人伯芻開封人故省吏
也王黼用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在京權貨務宣和末為蔡京所廢
至是並用救復之

乙酉詔百官言闕失詔曰自今服求在職各悉心極言凡言動
舉措之過差暨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政事之否臧孰令
不便于民法制無益于國者時施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原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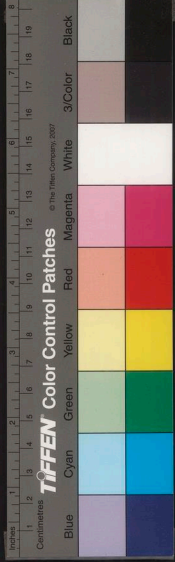
鯁而無顧忌亟當獎擢以示勸旌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忠言之國猶眩理之于身也眩理通

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首足不相為用君臣不能無異
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但已能聽言而開創大業武帝奢縱能容一
汲黯武后淫虐能容一狄仁傑而不于亂亡言之有益于人
國也如此太上皇尊臣使言委曲開論無而不至三紀之間博謀
並聽見于施設者不可勝紀間有逆耳拂意之論自敵以下受之
而不能看者亦欣然聽用而不拒非甚盛德其何能爾中興之功
自有光前代猶
自是而致之

帶御器械張俊自杭州移兵討蘭溪僧居正破之

是月奉議郎張守為監察御史守晉陵人宣和末為是官以憂去
至是免喪復用 初建卒張員等既叛統制官朝請郎王淮雖駐
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至是
有詔招安員等聽命守臣張勳提舉常平公事王浚明皆生失職



文獻通考卷之...

罷去會淮持表乃起復故官知建州使之撫定而以勝為承信郎

權本州兵馬監押時員等雖開門然軍前猶未定也淮之陳史及

歷明年正月丁亥詔持服人王淮前降起

復知建州指揮更不施行故附見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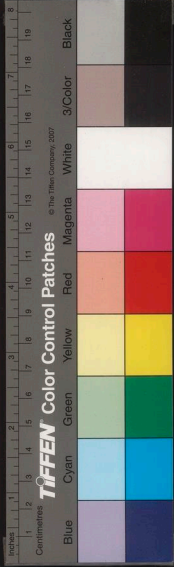
是歲御史臺檢法官王隣為監察御史隣及張守之除保靜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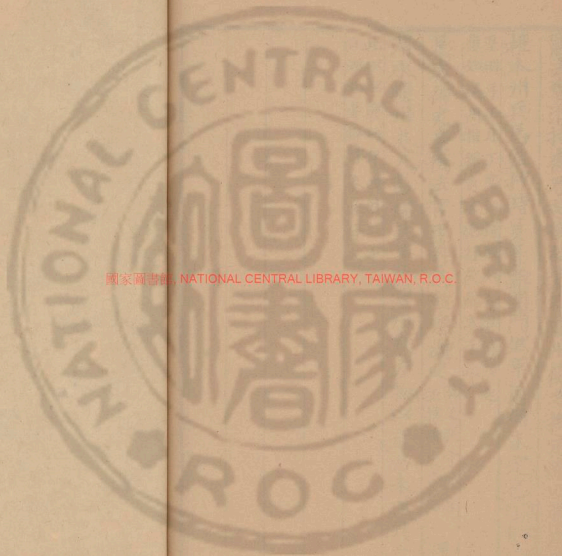
渭永順州表人彭儒武等詣澧州獻方物以道路未通具令回峒

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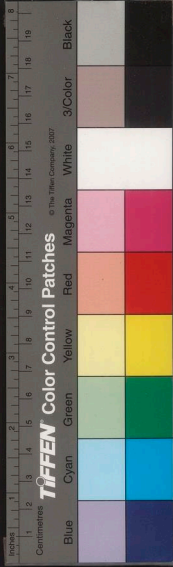
日湖北安撫司奏狀修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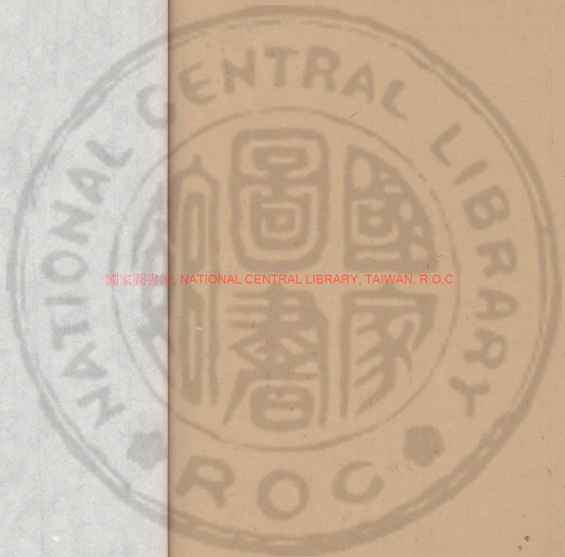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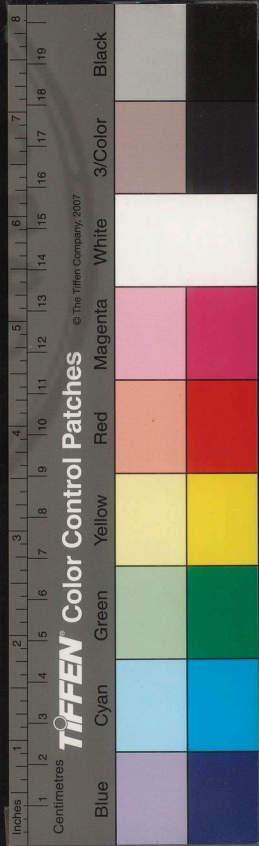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二年正月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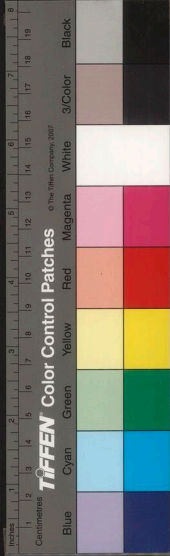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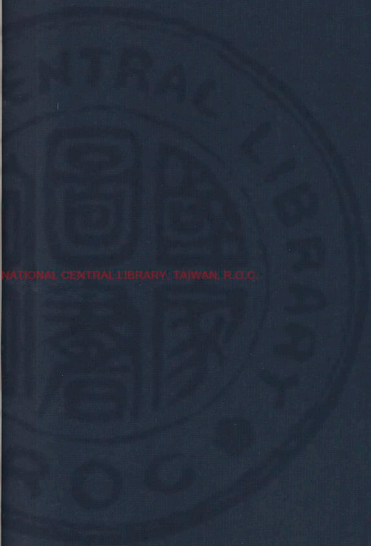
冊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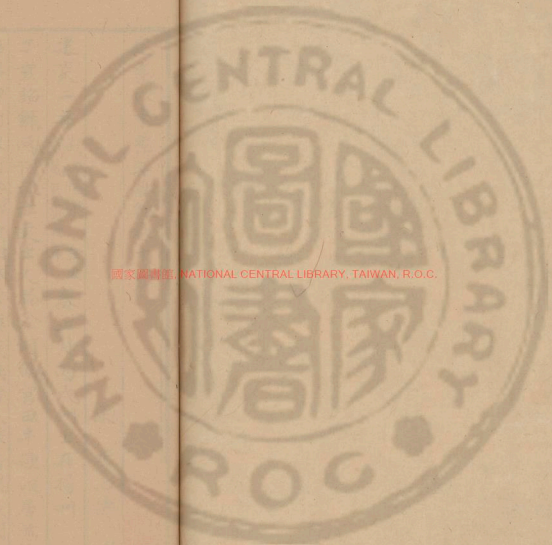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53 v.2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歲次戊申

金太 春正月丙戌朔上在揚州

丁亥詔錄兩河流亡吏士又於汾河給官田半種以居流民

詔署曰河東河北即隸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皆因攻圍官吏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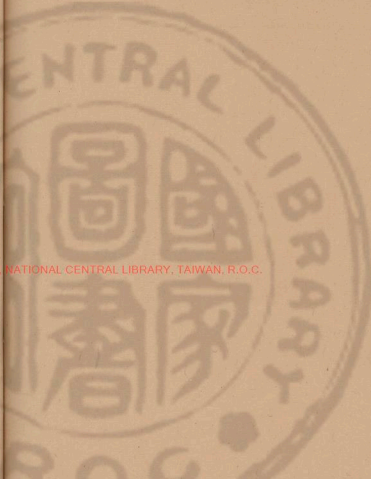
後並今數千里之廣億萬之眾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前古

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東南者未有所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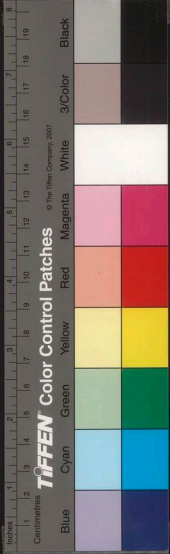
其德也國家一祖八宗聖聖相承歌歡訟者皆歸非私于爵高也私

君聖詔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皆在所恤則其德愈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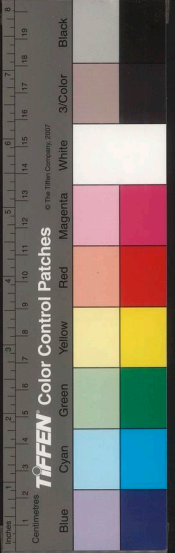
臣知人心之猶在恢復之功無難矣 朝散大夫陳瑊知建州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城璫弟也時建州亂軍甫定故更城守之直龍圖閣知德安府
 陳規言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印造被俘人出首者免罪公
 憑給令婦即并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振張世党內
 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奉府文榜前來投首乞下諸路有盜賊州
 軍准此施行從之詔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尹忠臣徐庚同根括
 鄭良實賈以聞初廣東帥福轉運使直龍圖閣陳述攝行帥事述
 所為貪酷朝廷命頸謨閣侍衛陳拜光知廣州至則發其姦賊遂
 詔廣西提判司劾治始述以御史出使有訴廣東西漕臣右文毅
 修撰鄭良姦利者朝廷即以述為代使併治之良英州賈人素事
 官者以進獄甫上而良死籍其貲以鉅萬計述頗私有之御史以



為言致有是命會庚亦奏述賍狀且言其賦殺不辜以百數述遁
 去詔捕獲者補保義郎既而送獄窮治之述坐除名英州編管死服
 所邦光石城人也陳述弟見王明清揮塵後錄而不甚詳日歷全
無首尾今參考修入述除唐漕并罷免吏皆不

見靖康元年十月述以監茶御史使在外不知何時改除建炎元
 年十二月庚辰除都官員外郎尹忠臣為廣東轉運判官述必代
 述今年正月令徐庚同根括二月辛酉又除右文毅修撰趙德為
 廣東轉運副使皆是代庚四月甲子庚又除右文毅修撰趙德為
 述初立賞補述以修醜良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初述入明清又云
 述鞫治良施述以修醜良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初述入明清又云
 死旅瑛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為入所訟劾得情除名英州編管
 張步所黨僧舍觀良旋觀在馬驚懼得疾而卒洪洪迺堅甲志
 修撰宣和詔旨良七年自秘撰使右文今從詔旨但甲集稱良建
 炎二年代還復以他事為轉運使許
 君初初下是耐與日歷不同當考

戊子金女真萬戶尼焚陷鄧州初觀文殿學士京西南路安撫

使范欽虛既受命會河東制置使趙宗印引兵自高山出武關欲
 趨行在與欽虛會于方城因將其軍偕至欽虛之未至也轉運副
 使右文殿修撰劉汲捐守事營繕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時
 中原假授汲初受命即遣家屬還鄉益治兵為戰守計至是尼楚
 赫將壓境州兵不滿萬人欽虛聞風亟遁汲除安撫使汲家傳云汲家傳云
 運使萬宗即位就拜右文殿修撰知鄂州兼西南路安撫使曰
 歷亦于九月初到官敵至乃遁而汲叔帥興史及家傳不同然乾道
 六年大常寺擬汲賜諡狀亦云授叔西安托使則其姓之所云非
 誤也中興會要汲死于正統圖閣而語諸將曰國家養汝曹以不
 力戰無以報且吾不令汝輩獨死也士皆感奮汲暮歿死士得四
 百餘人乃遣人馬都監戚昂以兵三千出東門迎敵斬儀以兵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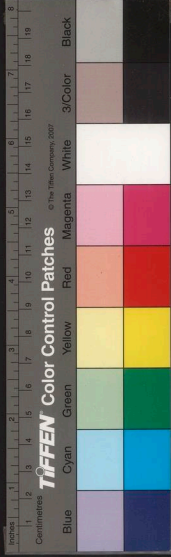
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倚之汲以牙兵四百登陣以
 望見宗印遁即自至昂軍中麾其眾陣以待敵至士爭死聞敵為
 却俄而儀亦敗敵以二軍夾乘之矢如雨軍中諸汲去蓋汲不許
 曰使敵知宣撫使在此樂為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宗印率軍民
 自房陵奔襄陽事聞贈汲太中大夫後諡忠介姓之遺史云汲帥將兵二千人及
兩都監出南門聲言欲出戰或以為出本為金人所掩汲及兩都
監被拘執或曰登時被殺今從家傳姓之又云宗印奔襄陽死楚
所書差詳今從之是日金陝西諸路選鋒都統洛察圍長安先
 是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自陝府歸馮翊會唐重隆承興帥因與亮
 俱西域中兵方牛人重悉以授亮嬰城固守金益兵攻之
 己丑直秘閣謝朓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專切總領招



捉賊盜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於闕羽廟中論敵兵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既得而上之詔兵部鏤板散示諸路

辛卯詔自今武臣未至武功大夫不得除遠郡雖係軍功特旨亦不施行以中書有請也 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轉對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猶小初掠婦女之禍至深願申論將帥自今有犯必罰無赦非鎮江城中婦女有尚在軍中者亦之速令放歸詔以付諸將

壬辰龍圖閣直學士和鎮江府錢伯言奏乙依處分蠟鈿椅桌於市中焚燬萬姓觀者莫不悅服上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遠溥返扑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訓 詔併直州權貨務都茶場于揚州以行在務場為名以延康殿學士同專一措置財用黃潛厚言直州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放也潛厚在維揚率遣人於近州村坊市酒入都城鬻之得息至倍儀者講之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丙午劉裝論潛厚四罪章疏修入不得其年月因事附見去年九月庚戌張慤自作 詞肆或與桐閣當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劉安上卒安上永嘉人事上皇為給事中 是日金人犯東京至白沙鎮留守宗澤遣兵擊却之初金以和滑州王宣善戰不敢窺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



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撤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
解中歸寨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劉達將車二百乘在鄭清
間此據澤遺事附傳云劉衍等又撤去城中吊橋開城陷馬澤益
既奔入憲忠澤開名街等決斬之與達事不同附傳思誤澤益
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日始安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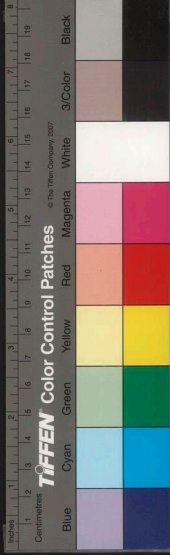
癸巳復置明法科嘗得解或被貢人許就試用大理少卿吳瓌請
也初本朝取士之制自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中既
罷諸科獨在明法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故更號新科崇寧初
併其額歸進士至是瓌以法官闕人為請遂從之然未及行紹興
十一年七月庚
子可參考朝請即季陵守尚書右司員外郎陵龍泉人也 秘閣
修撰呂源為兩浙路轉運使直秘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卿

晉江人故贈
齊文閣待制

既而中書舍人汪藻論源以賢給林靈素孟昌齡累

師成而得監司仲謙奴事譚稹而陞延閣今兩浙人心未定豈堪
二小子獲之於是源仲謙皆改命 朝奉大夫謝亮行尚書主客
員外郎亮初以余深門客恩補官後從童貫軍因得調宣和未用
為尚書即至是懼當討論乃求使絕域遂有是命 詔應崇寧以
來諸寺院改為宮觀者自天寧觀外餘悉還之

甲午上詣壽寧寺謁祖宗神主殿中侍御史張浚論兵部尚書童
私自布衣詣事童貫陛下總師濟鄆童貫緣獲進益有所自尚書萬
選邪耶佞有素豈可濫居詔以私為延康殿學士提舉杭州府同
胥宮迪功郎御營使司准備使喚周公彥言今茲正二月之交乃



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上以問輔臣黃潛善曰太一所遷之方災祥應之如設壇望拜不可為也許景衡曰修德爰氏天自降福 停官人崔穆復朝奉郎穆張閔子壻也大觀間蔡京責太子少保閻為翰林學士草制詞明著其罪京憾之開封尹鉉軍阿京意劾穆不能事毋文致其罪至是穆毋沈氏訴于朝中書舍人張慤因白其事上曰抱冤者獲伸則人心悅而天意格矣如此等事卿能助朕行之豈不賢於周公彥築壇望拜之禱乎閻河陽人也 移楊州宗室於秦州高郵軍命秘閣修撰趙令憲若諱知西外宗正事主管秦州宗子皇叔洛州防禦使士從濬差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宗子令憲燕懿王元孫舒益公世達子王煥

生昌州 國敏使 淮國 世嗣 生 楚安穆公 從信 從信 世道 士刑部尚書兼侍讀

周武仲上言前朝得罪黨人既已復官宜並還其恩數上納之乃

詔係籍及上書人令其家自陳當與贈謚碑額其致仕遺表恩澤

皆還之 盜據宿遷縣日曆無此今以正月十日臣脩工言增入是日僉書武勝

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鄧州李操叛降于金人初劉汲既死金得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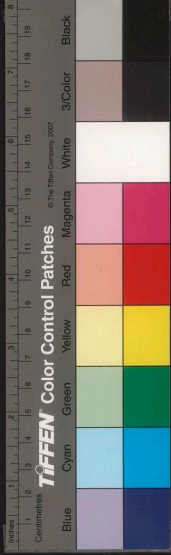
縣小更格其使入城招諭曰尼楚赫大王兵十萬取今日已時攻

城城破鷄犬亦不留惟速降可以免禍有士曾參軍趙某者欲投

拜操不可曰當死節趙曰豈不知盡節為忠願死無益奈一城主

靈何操許諾乃偕見尼楚赫于城外尼楚赫折箭為誓遂入城操

河南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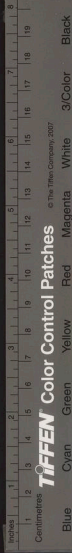
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叙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為崇觀以來賊史甚眾其害民甚于盜賊故條納之 初武經大夫離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威與師臣權拜彥不和彥威嘗私宗室女邦彥欲按之彥威叛去邦彥率兵追及彥威射中邦彥邦彥乃還既而彥威更名彥舟聚眾斷威遂引兵之淮西至是犯黃州圍其城守臣趙合歲率軍民拒之凡六日乃解 此據元年七月奉州已為合歲立廟狀增入也書蓋無有也狀以為建炎二年正月十日事數附此日

丙申金萬戶尼楚赫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以城降雄翔燕山人也 河北州之遺史云先是靖康初金人犯均州

有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者燕山人三世及第有智算聞亂即率燕人之家所有器刃及有馬者皆納之以明不反知州事楊彥明信之未幾有請兵犯州境者令雄翔措置每出必勝均州人亦謂之預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內雄翔嘗與彥明曰國家志戰以士取歸朝燕人使之用若金人至必不能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軍後必或可用及金人犯境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雄翔乃以其衷速彥明全家上武當山復還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於是歸劍燕人盡隨金人比去

丁酉朝議大夫李揖行監察御史 是日金人陷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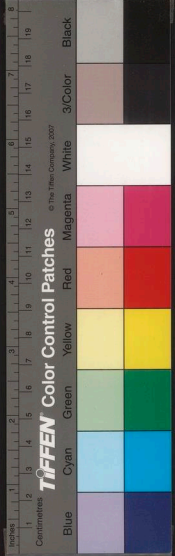
戊戌言者論數十年來奏功冒濫請自今循龍奏前轍保奏不實者官員坐欺罔等罪軍曹等司編管遠惡州軍仍令御史臺覺察從之 右武大夫高州防禦使環慶路兵馬副總管王機除名象州編管坐開邊隙也 是日洛索陷長安守臣天章閣直學士京北



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初金人在河中重上疏言狀且乞五路兵
自節制不報馬步軍副總管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嘗為重
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敵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
城塹為守禦計以待外援捨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而止
及金人犯境重不知所為貽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
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閩居建瓚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
幸矣閩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報上不足惜建洛
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於是直秘閣前河東路經制副使傅亮以
精銳數百奪門降金時地大震敵因其勢以入城遂陷重高餘親
兵與敵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先死

之趙姓之遺史云重自編
免今從劉本所作墓誌陝西路轉運副使直秘閣景詢判

官曾請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奉直大夫郭忠孝經略司主管
機且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與宗閔皆死提舉軍馬武功大夫榮
州團練使陳迪猶率餘眾巷戰嘔血誓眾敵大入死之重部曲有
感其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瘞藏之時年四十六重之未沒也
李唐孺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至上哀之贈重資政殿學士建中
侍大夫明州觀察使皆謚恭愍宗閔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
孫貴謚忠介亡贈官推恩有差宗閔沂中大父沂中已見元年正
月辛卯會要云宗
閔靖康間為承興軍路總管西北番兵併來景詢懌孫懌羅邱人
以墓全家被害此蓋其子震死事會要誤也景詢懌孫懌羅邱人
亦監介直有字尚氣節重貴用事時州縣官皆迎肩輿望塵而拜



京師獨不屈坐非循州羈管議者多之忠孝遠子嘗事伊川程頤

揚其易與中庸大學全入犯長安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

孝不答遂被害熊克小歷以謂為平府通判蓋承會要之誤日歷

通判曾謂死事不屈或是未受命也汪藻

乙亥秘閣修撰河南尹西京留守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孫昭遠

為叛兵殺初金犯西京昭遠麾下南去行至陳蔡間潰兵滿野昭

遠猶欲安集之西麾下單弱乃欲擁之以行昭遠罵之日若等衣

金繡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擊昭遠死焉事聞贈徽

猷閣待制後諡忠愍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

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日歷會要夢得並日待制落職按夢得

先是言者諭顯謨閣學士知越州翟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

令分析汝文自言抗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為寇

臣所制除紀貽遜槍杖子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為

犄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請討賊奏牘其在焉可誣也詔

降汝文為顯謨閣直學士

庚子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夏國主乾順從

事即何洋為太學博士倍行宣和宣諭日歷不書此以亮紹興三

事述不見它書今以通義志增入志云奉使西夏加大學博士使

遣洵承直即未幾再使樞密張公宣撫州陝公為高從入閩中按

史西夏未嘗再使洋蓋從亮行其云未幾再使者當時建炎三年

從從張俊至秦州淮浦出使而洋又與之限其齎未嘗出疆也今

略修闕 朝奉大夫通判濟南府張東進秩一等以喬仲福補斬



李昱東應副錢糧有勞也東後為劉豫為相改於此著其始 金游騎至京城下

宗澤不之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金人遇于板橋敗之
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去 是日張遇陷鎮江府初遇自黃

州引軍東下遂犯江寧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遇乃以舟數
百繞江而南將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潰將作監王薄馬

元穎妻榮氏為賊所得榮氏厲聲罵賊為所害榮氏疑女弟也翌

日遇自真州攻陷鎮江守臣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棄城去時封
魯國太長公主避地南來其中子右金吾衛上將軍諤為賊所敗

頗掠其家人而去王明清揮塵錄載此事甚詳曰歷正月戊戌張遇寇江寧府劉光世破其後軍追襲至江州湖
世所申非其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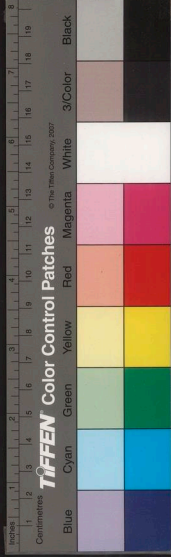
辛丑入內侍省押班卻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人攻掠陝

西京東諸郡而群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
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

罪及申潛善使聞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故有是命

日歷不言成章得罪本未但坐批旨云輒論大臣今以趙挺之遺
史增入為伸劾潛善章亦云成章緣上言遠策則挺之所云當不
妄也按史成華南雄州編管而往之云取吉州當考 中興聖政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若求言之路至廣也上自公卿百執下逮芻
蕘庶人非所當言女子不與焉豈以己皆無能言者歟必有其非
當言耳非所當言而言借曰有益已為非無能況其本必有益非
至于黨邪言正者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大威在朝
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明皇言之可為切矣而論者猶以

為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于非粟者言天下事蓋深為皇上望帝謂祖
也即成章言大臣失職而至于非粟者言天下事蓋深為皇上望帝謂祖
宗以來所未有蓋以為非所當言而言改斷然寵黜之可謂深得
聰言之道矣且內侍戮大臣固在竹當青而輒為之譽者亦 豈



免委言之罪或毀或譽俱不由于左右近習而以至明求天下之公論不亦可乎

右文殿修撰鄒紹蒸

依舊知興仁府初濟南開守而新知府事張悅遲留不行乃以紹
密知濟南府至是紹密留興仁更命中奉大夫劉豫豫阜城人也
世為農至豫始舉進士宣政間任至殿中侍御史提點河北西路
刑獄後掛冠去避亂真州靖康末落職致仕召還道梗不能赴及
是中書侍郎張愬與豫有河北職司之舊力薦於朝除知濟南府
時山東盜起豫欲易江南一郡而執政厭其頻數皆拒之豫痛憾
而去此據楊堯弼所作偽傳增修日曆不載豫濟南之除按紹
豫傳以為豫為兩浙察訪至誠真丁父憂國家為建炎二年起復
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代張愬行此則差誤據史錄以宣和六年
十二月甲寅自朝請大夫新判北京國子監除河北西路提刑
不知何時致仕召起闕非于憂起復也今洛州固全不據格

是日金人陷鄭州通判州事直秘閣趙伯振率兵巷戰為流矢中

墜馬金剖其腹而殺之後贈五官為朝請大夫官其二子伯振靖

康末為鄭州司錄事捍禦有力故就用之至是金圍城八日而陷

此以紹興元年六月戊寅其家乞贈官狀修入
狀云建炎二年正月十六日城陷故條此日

癸卯直龍圖閣黃唐傳守起居郎尋遷中書舍人黃潛厚之除廷

康也言者論其無名進職而唐傳行詞極其稱美故潛善權之唐

初見元年二月其遷中書舍人日唐不載而後首題名繫之此年

又除周望剛唐傳之遷不容在八月矣為仲論黃潛善疏云一日

遷三舍人乃取諸羣小以掌絲綸而無唐傳名則唐傳之遷又當

在其次不知何以不與葉士之列皆不可考張激劾潛善疏第二十
三事云中書舍人黃唐傳行習學語詞云潛厚以去年第十二
遷廷康其出語當在正月不知唐傳已為舍
人或但以左史攝行也今併書之更換參考是日金人陷淮州



時右副元帥宗輔引兵犯山東而京東無帥士大夫亦皆避地朝

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

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此以紹興六年三

閩學保明狀修入狀稱建炎二守臣奉直大夫韓浩亦遇害浩珩

年正月十八日城陷殺繫于此日

孫也此以紹興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宗輔又陷青州知臨淄縣

秦議即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承議即張侃知千

乘縣丞迪功郎丁興宗亦死後贈有常朝散郎錄其家三人贈侃

興宗二官官一子完顏宗弼至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

瀋州潰兵葛進等擊敗之敵棄青離去洛索自長安分兵犯延安

府會鄜延經略使王庶在鄜州寓治於是敵陷府東城權府事劉

選率軍民據西城以守趙誥之遺文作權府劉共據今年十一

甲辰直秘閣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上謂輔臣曰此郡守

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

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

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尋遷允之直龍圖閣允之除直龍圖閣在二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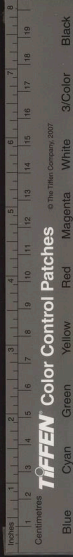
戊時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

參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時衛步軍司公事呂勍等請以

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

澤拍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壘澤計之不

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初進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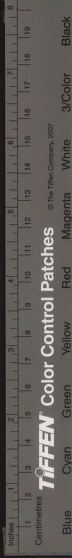
受詔其所刺良民有復還鄉里者先之請刺填諸軍關額上許之
乙巳新除中書舍人孫覲充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初覲有降命
即上疏辭且言在靖康中首論蔡京蔡攸罪狀又論蔡行父子棄
官而去又論李綱不知兵太學諸生誘衆伏闕為亂大臣之政專
務姑息於是京攸之黨逃棄官守之人行營司官屬太學諸生朝
廷大臣莫不惟臣之怨積致中傷以陷大難之一言覲差遣故有
是命日歷三年正月乙亥再書觀與郡恐誤中奉大夫朕自求行都水使者自求
河南人也初大臣有薦瀘州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之略隱居
鳳翔得旨令津發赴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為獻上
手札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其遣還之仍燬其燒金

之具

丙午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單世卿提舉荆湖南路巡社兼提點
刑獄公事時揚州有稱預放御前金玉而占官屋者浙路有稱
御前收買海味者上聞命有司劾治之仍令尚書省榜諭

丁未詔曰自頃姦臣誤國邊隙既開兵禍及於黎元烽塵暗於京闕
軍以傷殘而散潰民因侵軼而流亡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
患朕駐蹕淮甸欲還故都興言及茲痛憤良切凡今日奪攘縱暴
之侶皆異時忠義向方之人白日照臨明爾還善之意皇天覆
監子止殺之誠一應盜賊回心易慮敵歸田里或失業不能自遂
者令所在官司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不切不問

著此為宗



澤論詞臣失職事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民流散而至於奪
振官非其本心苟生朝夕失計而為之也從而職之不為無罪要
非先以此誨而使之自新聖人不忍遽絕之也斯語之謂勉其遷
善之意論以止殺之誠丁寧懇惻亦云至矣昔周之于頑民庸殺
而姑教之且曰我惟一人弗恤弗獨之事時同于殺蓋言民為亂
而我不可不恤之不獨禦之難民以罪致死與我殺之何其周之待
頑民如此卒能致其保受威命明德同于友民忠厚

北京留守

黃河北東路置制使杜充奏磁洛解圍詔尚書省榜諭遂以皇叔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權知洛州士瑋為洛州防禦使瑋

復洛州見去年七月甲午其除洛防日歷不書附傳云明年
移蹕揚州以功轉洛州防禦使當在此時故附於捷奏之後東

京留守宗澤復奏表請上還京師且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動正夫

一孟子曰天下為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肇造大一

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莫不率俾陞

下天錫勇智入紹寶緒天下之人竭廢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

奄有九有寶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後后

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為時巡駐蹕准由不思我宗廟朝廷祠

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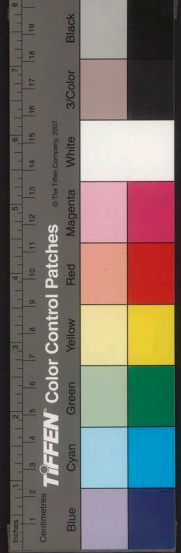
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祭祀所以貽厥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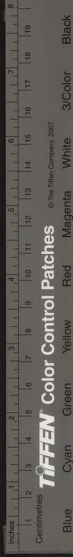
子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

一人來歸九重强者當草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

為盜賊諸將軍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愾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

毫髮誣國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





狃於騷擾百姓煽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皆荒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準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不可憂思過計而信憑姦佞自為身謀者之語早勅回鑿則天下幸甚臣大馬之齒乙乙十於禮於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為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取進止遺開封府判官范延世以聞

此條澤第十二奏 張嶧擬守請回奏復幸于與區敢控此賊仰干睿聽竊以眾人以晏安為意或思先定於厥家王者撫輟難之時蓋或不常於厥邑是以漢祖之戰京

為行衛之區春此臨安久稽大駕雅宮室庫廩弗攝於九重而平邑彭繁租贏於七校况官寺之有所復廟伍之乙安備回機敵之臨九慰斯民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遠播芳音下燭黎元鑿濟武之無庸知伏飲之盡濟詔大僕而幼駕命整頓以元艱回軫旋衝壹躬經行之劍復勞林士稱稱告至之艱

乙酉詔沿邊將兵避難入蜀者並放罪限半月起行在仍於大散關置關使二員自令官員入蜀審驗告救無偽者聽過自兩河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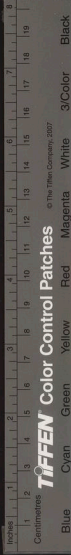
守兵官之散散者多在興鳳間招集潰兵入蜀朝廷聞之故有是

楚 此事日歷不載今以建炎三年十月戊寅到路轉運司中樞密院狀修入

庚戌中書舍人汪藻言取會三省吏到揚州者二百五十八人乞推賞先是詔在京三省樞密院省臺寺監百司當行人吏隨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進呈上曰不

到者何不具此實未可行堯見當罰人數乃可執政皇恐而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
降指揮候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然念才行難
於兼全一青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深重
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顯有績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
因事奏陳特與滿洗仍許擢用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
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進屯揚子橋眾號二萬會淵還行在旬將數
百騎入其寨招之遇見淵器械精明惶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
晚故得降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為閤門宣贊舍人守臣錢
伯言乃得還其府遇猶縱兵四劫扈從者危懼戶部侍郎兼知揚
州呂頤浩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韓世忠驍騎造其壘曉
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彥傑於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
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蓋忠厚為常德軍承宣使用臺
諫給舍六章論列也初新除中書舍人衛膚敏既坐論忠厚故徙
官力辭不拜翰林學士未勝非言陛下即位之始四方拭目以觀
新政今乃坐外戚而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會劉珏不書錄黃殿
中侍御史張浚章繼上中書舍人汪藻亦言隆祐太后威德著聞
天下三十年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法而隆私恩臣恐海
內之人不能無疑非所以承隆祐遠嫻之德膚敏復言事母后莫



若孝待戚屬莫若思勸臣下莫若賞陛下順太后以非法非所謂
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陛下
一舉而三失之矣况陛下事大母猶母也子之於父母可剛從之
其不可者不從也故孔子曰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蓋有天下
者當以大義滅親豈可徇家人之私情害祖宗之法至假外戚
以名器而示天下以不公苟中書乃根本之地而舍人所掌在於
論列可否獻納是非不特演論而已臣叨居諫垣已試無補若更
貪榮冒寵趨權詞披則不移之患難聽之語又復忘發其獲罪愈
重矣前一日執政進呈上問何以處此張慙流涕言曰陛下政事
盡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冒君論思之職今諫官外家幾月有傷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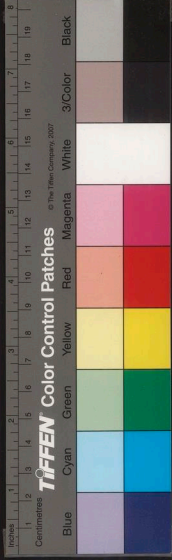
道臣竊惜之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於忠厚為太后
也慙流涕而請為天下也願陛下從慙言宰相黃潛善知樞密院
事汪伯彥亦言忠厚當換武陟陛下儻重違太后意即請以言者論
疏納東朝上曰不若以章疏付忠厚令自為謀則兩全矣既而太
后令與忠厚易武上以諭輔臣仍詔后族自今不得任從待官著
為令

中共聖政臣留正等曰臣聞章獻明肅入后垂簾時外戚為
季良為侍制仁宗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又變更獨季良即日
易武弁以為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
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呼此我宋家注萬世所當守也

詔以京師之糧出推貸務錢五十萬緡付留守司江淮兩浙

商人入中時京師米斛十二千上聞之故有是旨是日金人焚

鄧州初上既用李綱議營南陽於是截留四川輕賁綱及聚勦粟



其衆城破悉為金有金又需百工伎藝之人及民間金幣如根括京城之法凡再旬乃盡至是將退師使人諭城中富民令獻犀象金銀以謝不死城中人既出尼楚赫諭之曰大金欲留兵十萬屯於鄧州願當供其芻粟衆曰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尼楚赫曰爾曹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今引兵而去後有它盜若何衆莫對尼楚赫傳令竭城北遷士大夫許調官緝黃歸寺觀商賈使居市農家給田種作城中傳聞皆大慟少頃金兵四面縱火盡驅城中人入木寨中後四日擁之而去中塗量給食細民之死者殆盡

癸丑太學生魏祐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十罪不報

此據趙姓之遺

又其書未見

詔非汎假日並權任更不休務俟邊事平息依舊用提

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呂伸請也

甲寅浙東安撫使兼知越州翟汝文言本州禁卒不滿千人皆侏儒不及等尺近者杭州兵卒作亂婺州盜賊繼作本州臨時不過募槍仗手禦賊而槍仗手皆村民招募不習戰鬪動輒傷敗伏見武經郎王政見押回本路軍兵一千餘人分還管下六州其人昨戍河北稍習邊面欲乞盡屯駐在越州合為一軍則兵勢稍衆可

以鎮壓一路豫備不虞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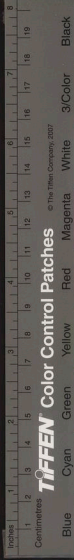
是月太學錄万俟卨為樞密院編修官高武陽人也

此據樞密院屬官題名及

墓

金人陷穎昌府守臣孫默為所殺初劉汲之未死也檄承事

即裴祖德權通判府事祖德時丁母憂默奏起復會金人入犯默



欽定四庫全書

乞退保偃城既而巡檢趙俊密報祖德金人不來祖德以挈家為

詞紹熙暫歸陽翟乃妄申留守司言默遁去宗澤信之以祖德權

府事默大怒劾于朝未報俄金人再犯穎昌默被殺澤乃假祖德

直秘閣知穎昌府穎昌之陷諸書不見今乙卯與四年八月十三日臣僚輩疏修入不得其詳月致且附金人破

唐鄭之後史頌詳考 洛索既得長安即鼓行而西進陷鳳翔府隴右大震

夏人謀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

廊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廊延經使王

庶口占檄詞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昇爾今誰守之

國家以姦臣貪得不恤隣好一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殘有豈意

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為之寒心不

圖高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梧尚

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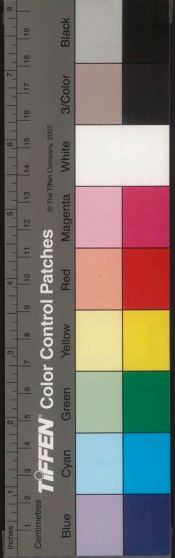
遇夏人竟不出此據趙姓之遺史附見此月末以為春初事故附見此月末時金主晟居流涑

流河御寨而左右供奉半皆南人是月數千人同謀以入山採薪

為名畫置長柯大斧欲劫入山據嶮然後結集南兵挾之渡河

以為質既而為其徒告首謀者皆生誅遂寢此據趙子誠燕靈錄

之當有是事時所記附三年正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群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

外閑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 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柴天因

為本路轉運副使兼知青州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兼提刑司公事

天因開封人天因見洪邁夷堅乙志時金已陷青滄而朝廷未知也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報諸處日歷無此今以始與

三年七月秘書省申明狀增入吏部尚書路允迪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

霄宮時言者復論允迪見存郭太冲事以為欺君允迪因乞祠而

有此命 詔錄韓琦子孫可任使者 是日金再犯東京宗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二月乙卯朔言者謂合群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

外閑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 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柴天因

為本路轉運副使兼知青州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兼提刑司公事

天因開封人天因見洪邁夷堅乙志時金已陷青滄而朝廷未知也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報諸處日歷無此今以始與

三年七月秘書省申明狀增入吏部尚書路允迪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

霄宮時言者復論允迪見存郭太冲事以為欺君允迪因乞祠而

有此命 詔錄韓琦子孫可任使者 是日金再犯東京宗澤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造統制官李景良閣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州鄭
過敵大寨為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
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
將也即斬之既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
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為俊民
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金將說何面目見人耶梓而
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旬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
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邪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為晉從而未
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戊午詔青授單州團練副使取南中徐潤聖皇帝二十年宮僚免

高嶺移臨江軍居住 詔諸路有警報鄰近三百里內州軍不拘

路分互相策應用宣教即馬鐸請也 劉衍自滑州引兵還汴京

是日尼楚赫隔唐州遂縱焚掠城市一空

己未詔兩浙武臣提刑於鎮江府置司

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遷吏部尚書魚待讀尚書戶部侍郎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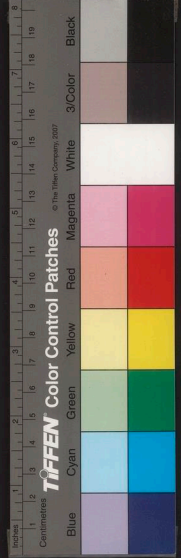
揚州呂頤浩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賓遷刑部尚書仍魚待講

朱勝非秀水閩居錄云建炎二年春夏之交政府闕員周武仲獻

之吏書子在翰林王賓元將中司春夏之交政府闕員周武仲獻

旬九對或一日五對早朝以中丞職事午間經筵留身于興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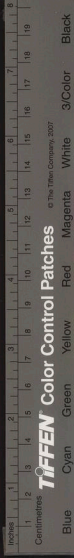
累遭指摘不敢求對如是兩月元將忽遷刑部頗不樂錫告十餘
日上遣人教諭始起又數月子忬右轄之命按史路允迪以二月
丙辰罷簽樞王賓除刑書前五日勝非所謂政府闕員當指此也
然實不在春夏之交勝非五月戊子除右丞去此已遠亦不慮云
又數日子忬右轄之命也若指今年五月許景衡去位時則窳已



不在中司時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偷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
勝非小誤時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偷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
言國家閑暇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
計何以善其後願詔二府條天下大事與取人才紆民力足國用
選將帥強兵勢消盜賊之策講究而力行之又言今宿將無幾後
未以武略稱者未見其人請詔武臣即守路都監以上各舉可為
將者會議者言三省舊合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乞循舊以宰
相帶同平章事詔侍其議武仲曰今敵兵尚熾軍防兵政所
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省併條例莫若且依元豐官制元立吏
額及行置日限庶無冗員滯事而得省併之實翰林學士朱勝非
亦言唐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奉行兩省詔令而已今為相識如

復平章事則三省規制與昔不同左右丞以下官曹職守以至諸
房係統綱目皆合改易典故散亡未易尋經尚輔佐得人官稱異
同似非急務矧今行朝事無巨細皆三省樞密院日再進呈同稟
處分兵機國政宰相寔已平章矣請俟休兵日議遂寢武仲
莫議及勝非開居錄參不得
且時且附武仲選吏書之後龍圖閣學士鄭修年頻謨閣直學

士劉阜民微猷閣待制余日章白彥暉並奪職始用元年七月己
亥詔也初李綱既建議而去修年與其弟顯謨閣直學士德年並
行在皆用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中書舍人汪藻嘗以
為言不報王賓之長御史也又既言之義之乃有是命獨億年以
進士甲科領職如故修年居中子阜民正夫子日章深子彥暉時



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五

中子也 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軍民五言如經
制司批科反博提刑司科配吏民以私財助國此事去年八月已
如李綱罷相後黃
澗善寺已將指揮任罷不知何以依
勸誘不已疑是黃潛善又有申明當考諸州受納苗稅加耗太重
有一斛而取五斗者又朝廷所須即縣率取之等第及行戶而無
錢以償監司巧為犒設之名務收息保家由此搖動軍情愈益驕
恣望特下寬卹之詔除此五言以固人心寬民力先是翁彥國為
經制使籍民輸建修城埭數百萬其人踰度言南安諸郡陸負水
運率千錢致兩埭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留恬勸民出私財助國乃
督貴州縣以等第厚賦于民欲以求進江西民苦二役皆愁恨無
聊直孺以為言詔嘉獎于是諸役並罷 秘閣修撰新兩浙路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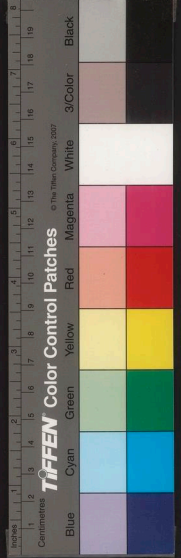
運使品源知揚州直秘閣新兩浙路轉運副使姜仲謙移廣南西
路朝散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范冲移兩浙路先是汪藻論源
仲謙小人不可用執政不樂故仲謙改而源更有是除冲正月除
自廖部
潛母即除湖北
潛今併書之 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任 奉議郎王管亳州明
道宮張頴直秘閣穎縣縣人父孝純靖康末以資政殿學士守太
原城破不降為金所執故有是命

壬戌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詔州安置宇文虛中復中大夫乘驛
赴行在以虛中應詔使絕域也虛中之貶也上疏自陳元議與金
人三鎮及金帛遣沈晦送並書旨正月事臣自拱州與李邈收白
東南兵入援二月朔姚平仲劫寨失利金人復切城翌日得旨宣

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五

卷十三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召微臣入对被命出使明劫寨非朝廷本意且令迎奉陛下還闕當時所與物立鞋帶四百條水銀硃砂十許斤而已若不剖析恐身骨異處家族珍滅亦未足以消殄人言既入不報至是始召

鴻臚卿康執權為起居郎尚書禮部員外董道為宗少卿道在

中叔國子祭酒不知何以獨不

琴亥罷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在藏庫仍舊自熙寧初初

市易法及是言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越州觀察使提

奏萬壽觀高世則為保靜軍承宣使宣教即蘇符為國子監丞

符軼軼眉山元祐和部尚書自選人特政京官而有此命

甲子金人犯滑州東京留守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

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效再勞諸將我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栻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

乙丑開封府判官范延世奉宗澤表至行在上諭以旦夕北歸之意澤復上奏以謝言今月二十四日準范延世等齋降詔命車駕

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輪誠款若濟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

嘗者矜憐特賜回鑿之詔愚忠懇慕倍增後后之誠中謝當以萬

乘舟師六龍危從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汎不煩夾道

之靈燧自有隨帥之甘露人情皤皤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

顧舟幹乾坤之運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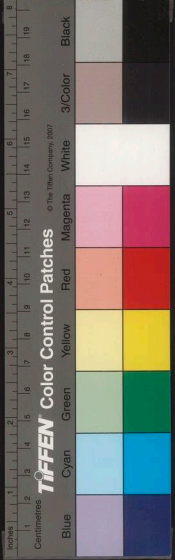
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葱之氣雍容對越駸

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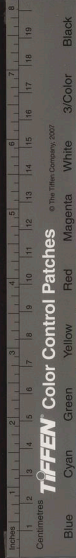
惠輯熙宏收率土之歡詭作普天之宥下有啟者上必從之恭惟
皇陛下踐祚應天時巡淮甸備履艱難之事盡敦勤儉之風謂
京師為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
自合依歸慈憐奉子詔音衆但知子抃舞願陛下繼志述事整頓
萬机願陛下命將出師邀之二聖蕩平兵戈之擾保全疆場之封
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無任時揚進初以軍降澤澤奏于上投進
武功即闕門宣贊舍人充當留守司統制官口歷進補官在乙丑除授宣教
郎元秘閣修撰知戶州胡舜陟特遷一官先是濟南僧劉文舜聚
黨萬餘盤據合肥境內舜陟至即退保舒州之投子山縱兵剽掠朝
廷患之遣將趙俊討捕俊大創舜陟曰文舜既敗王師勢必熾不

若以誠招納此其來又可用何至久勞兵也乃遣介招之文舜聽
命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光斬壽久被圍舜陟命文舜及其將悉
破之得勝所取列聖御容以端張過自濠州淹至梁縣遠近震聳
舜陟命毀竹里橋伏兵河西過果結柁渡河伺其半濟而擊之遇
敗去此據沈長卿所撰記增入以時考之皆朝廷以舜陟措置置民
兵防扼有勞故有是命

丙寅光州觀察使提卒亳州明道宮刑煥充樞密院都承旨朝
奉即周離享充京城留守司參謀官離亨宣和六年八月除起居
郎七年正月責監烏鵲鎮稅

務未和今尚
何宮除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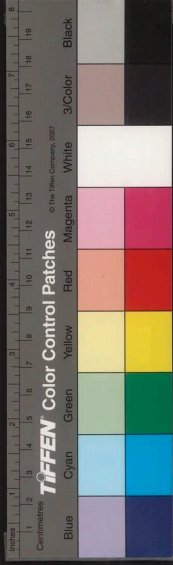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為端明殿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為樞密直學



士從舊制也 進士胡昭特補登仕郎何烈王彥屠至並將仕郎
用從官部刺史荐也先是詔各草茅才德之士得昭烈彥至朱敦
儒等五人令中書省策試敦儒河南人靖康中嘗召至闕命以初
品官與李校差遣辭不就至是淮西部使者荐其有文武全才乃
再召之敦儒卒不至昭潭州人彥江州人至撫州人也烈己見年正月兩午
按原本無元字虛元年正月十六日有諸生何烈上書今補入
時烈所對策用廷試體稱臣上以烈疎遠寒士不知體試命一体
推恩故有是命 朝散大夫知濮州楊粹中直秘閣以金人圍城
固守不下也

已已張搃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眾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
鋒搃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慶然數合日暮敵少卻澤遠
統領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搃再戰死之後二日至滑州與
金兵大戰于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
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眾澤即命宣权和滑州
且令載槁喪以歸為之服總厚加賻卹仍請于上贈搃拱衛大夫
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全身是不復犯東京矣

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浚試侍御史時浚方上疏論秘書省正字胡
珪扶論媚之姿躬姦回之性沾沾可鄙自託李綱服童僕之役而
出入其寢室朝夕交結陰中善良逮綱遭逐營為百計密招群小彭
唱浮言陳東之書理寔筆削意欲使布衣草萊之士挾天子進退



大臣之杖一時閃然幾致亂按程罪狀天地不容願褫奪官爵

夜之荒裔水為臣子立党不忠之戒理是月已 諸自今犯枉法

自盜賊抵死者籍其資時議者以為賊吏之盛所在填溢願明詔

有司應緣贖得罪及曾經按發跡狀明白並毋得與堂除及親民

自今有犯者仍籍其貲即監司守倅失按郡縣及監司失按守倅

與天子立察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或謂當今使貪使

過之時恐難以緊廢切謂貪賦之人惟可用於軍旅不可用於臨

民况其天資好賄者雖死不愛借令才力可以辦事而結怨民心

為害甚大上的其言乃詔賑情俱重者籍沒餘從之 秘書監李

朴卒朴贛縣人少力學慷慨有大志舉進士國學祀郊皆第一為

慶州州學教授坐元祐學術廢竊初自外五遷為國子祭酒以疾

不能至上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會卒年六十五贈宝文閣待制

官其家二人朴操履勁特不以貧富貴賤死生易其守自為小官

入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其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

見京怒形于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為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

太平觀用諫官季處遜疏也處遜言後省比試四方荐士而何烈

用足試策体數處稱臣陛下貸其草茅陋學不加以罪則可矣而

臣子戴上之分詎宜如此望將烈黜落併正元考官鹵莽之罪詔

隆烈為下州文學於是三舍人俱罷處遜淑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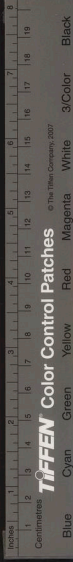


宗時翰林學士按史虞遜宣和七年十月自朝奉郎京西北路提
舉常平與那未如今為何官其除諫官曰歷不載以馬仲勳既考
之恐足與張浚同命後此或曰庸敏等在後省數論事為黃潛善
所惡故因事斥之起居郎康執叔兼權中書舍人詔建州作
馬軍民既已受招已前所犯不論輕重可並赦免令尚書省降敕
榜曉諭用知福州充本路兵馬鈐轄江常奏也

癸酉尼楚赫臨蔡州初金人自唐州北歸守臣直秘閣關孝忠聞
之先遣其家往西年依土堯翟冲以避寇而自聚軍民守城金圍
之數日城陷于東南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達其餘皆死知汝陽縣
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敵執之贊罵不絕口而死金人遂焚掠
城中而去孝忠為所執金人見其貌陋而侏儒不知為守臣乃令
荷擔孝忠乘間奔西陵

甲戌詔曰自來以內侍官一員燕飭轄教坊朕方日極憂念屏絕
敬樂近緣內侍官失于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不差置中興聖
政臣雷
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後天下而憂也建炎
之初方關中興之業以天下之大太上皇帝之所深憂而聖意為
于孝弟其憂益深矣曲樂之官實已發其名尚存心猶
有所不忍也而亟罷去之其屏聲樂豈非誠意也哉

乙亥言者論兵興以來借補官資之弊以為所借皆給使伎術下
至屠沽之人望委逐路憲帥司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申省
部給進武義校尉兩等文帖進武日給百錢進義七十錢並籍定
準備軍前使喚不得充州縣監當等差遣竣立邊功或捕盜有勞
即與補正如兩試不中者追毀元帖入官許令自便詔比試合格



人發赴御營使司審試餘從之此事雖極細不足辱書然軍興備補之虞至今有之亦足為公私之

嘉政稿 朝奉大夫知棣州姜剛之直秘閣初金人圍棣州剛之

固守不下金人引去至是遣使臣杜移忠以蠟書告于朝故有是

命日歷不書剛之除我按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妻管氏賜官狀云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直秘閣故附此

丙子金人陷淮寧府知府事起復中散大夫向子韶死之先是子

韶為京東轉運副使以父喪免居于淮寧會蔡州缺守蔡人願得

子韶三年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子韶知淮寧

府至是半歲尼楚赫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守城諭士民曰汝等嘗

墳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之時那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

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敵

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宗澤

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眾巷戰力屈為所執金帥坐城上欲降

之酌酒于前左右按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戰手罵遂殺之其弟

新和唐州子復等與閩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得存事聞再贈通議

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子韶子諶元也按子韶死事甚偉而

獨會要略載其卹典今以揚時所作子韶墓誌銘入趙姓之遺史

三金人犯陳州知州向子襄固守第三將岳景綬以將兵迎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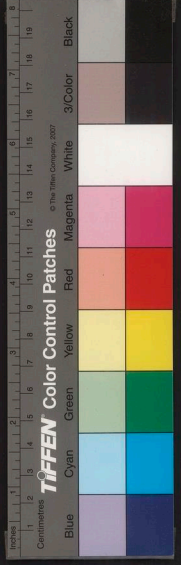
勝軍亂殺子襄其家屬或散或亡既而城陷陳州乃子韶姓之

設記也姓之記子韶死事與時所作墓誌全不同疑傳聞不詳今

從墓誌 金兵既去陳蔡東京留守宗澤檄知府次陳長寧權准寧

府武經郎張某權蔡州蔡領十縣民牒浩繁張不能辦時聞孝思

已罷去郡人詣那使者乞以孝忠權知州從之按此時京西南路



師臣刘汝已死監司權
擬刑限第一人當考

丁丑詔諸路帥司以所部集軍數聞自軍與諸路不奏兵籍故有
是命 國子祭酒黃哲為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直秘閣提

齊江州太平觀歐陽懋弼尉卿懋修孫也修戶使人嘉朝奉大

夫向子諲知饗慶所道梗不能赴 奉直大夫致仕王既特補朝

奉即以將北使也初間封人劉廷者嘗從張懷素左道于直州懷

素敗走即國門外去至是更名諲上書自奮願應募使金國台

對以為宣教即以行而日王明清揮塵錄云三錄云諲領使金補官京直祀閣

假戶部尚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既假拱衛大夫合州防禦使副

之既本習工初以進頌補從事即積遷至是官靖康中例行進奪

上既遣脫命復舊官言者以為不可乃有是命詔既至京師留不

進黃潛善等奏進之上曰朕觀諲等稽遲如此益知王雲忠義乃

命趣進王明清揮塵錄云恩陵中興應天論上書出使而汪伯彥

所遣也趙姓之遣史諲行在宇文虛中之後按虛中之後以五月

丙申受命而王既以二月丁丑補官則諲行在先蓋虛中以二月

壬戌被召復官但未行耳遣史恐小誤三年正月乙丑使還

戊寅責朝議大夫趙子崧為單州團練副使南雍州安置初子崧

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得子崧靖康末檄文上之詔監察

御史鄭毅置獄京口究治得情上震怒然不欲暴其罪乃坐子崧

前棄鎮江責官安置先是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亦以
失守待罪前一日詔以伯彥當殘破之後到官未久大盜驟至而



伯言不出府界保聚軍民量賊二秩發尋遷右司諫凡以日歷及錄餘話參修子秘傳撤事已見元年四月壬戌明清所云雖無他書可以參考然以建炎三年胡寅封事觀之不為無據設遷諫官不見于日歷諫完題名在今春附傳亦云鞠獄還稱旨遷司諫今且附此按考

是可特追所有官勃傳送梧州編管用張浚章疏也浚疏已見是時按日歷後此疏尚禁殿中御史蓋其未遷時所上或者黃潛善先遷浚而後行出也今各附本日朝奉大夫

新通判慶州劉正彥為武德大夫威州史知懷州正彥初見元年六月庚午初

御營都統制王淵為熙河經畧使劉法部曲法器之方法之死事也正彥自閣門祇候易文資至是援日恩從淵求官淵荐諸朝以

正彥應詔使絕域致有是命未几除御營右軍副統制淵自以所

將精兵三千授之

庚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保大軍承宣使真定府路馬步軍

總管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嚮德軍節度使以平抗賊功也會淵建節在去年七月平社用之後日歷亦于八月唐申書楊惟忠列光亞王淵並除節度使而此又日書之且有制詞按野記及建

南轉運司附場類省試從之少府少監方承知建州方承甫田

初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聚兵西山既為金所執囚之真定

事見去年會右副元帥宗傑自京師端北義而救之欲授以官唐

辭不受請給田以養其母既而又言耕田不即得食願為酒肆以



自恬宗傑許之時武翼大夫趙邦傑聚忠義鄉兵保度源五馬山寨廣因此雜結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耗辛巳寒食節廣偽隨大姓送喪揚親屬十三人奔山寨先是皇弟信王榛既亡去更稱果氏子為人摘茶廣等陰迎以歸遂奉榛總制諸山寨兩河遺民間風嚮應爾受旗榜者甚衆

壬午殿前都虞候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利光世以平賊遇功加檢校少保

詔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民籍者為振華軍以六萬人為額即不足聽嘗兩河流移之衆毋得過三分皆于左贊討其州振華四字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深奉詔修羅城是月始畢城周二十五里三百六步高二丈二尺廣二丈八尺用工四十六萬有奇

初辟盜

冀德韓清乘金人入犯嘯聚不逞出沒于汝洛之間有衆萬八屯

留山寺及艾蒿坪至是西京留守司統制翟興以輕騎襲之一擊

而潰德為興所擒清脫身遁去獲財物甚衆皆給麾下婦女數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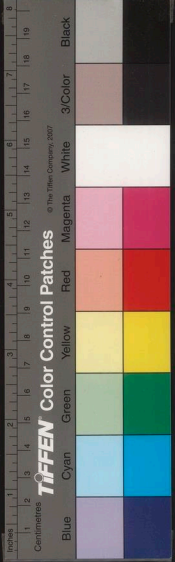
悉縱還其家金人既去鄂州有巡檢官陸某者自相山率其徒

入城以守隆德之陷也指司諱免脫身南適鄒人之吝者推充為首聞閩渡河屯灰淮山充間敵去引眾殺陸某自據鄂州以收

復報朝廷因授充武功即知鄂州洛索既陷同州葉椿以為歸

路西陷陝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略使李復生降陝石大援鄭延經

略使王庶檄台河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賊遠近響應旬日間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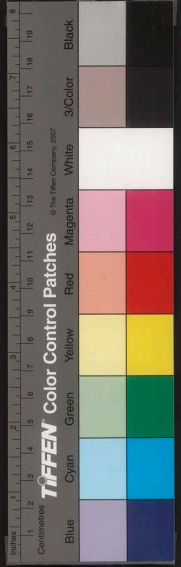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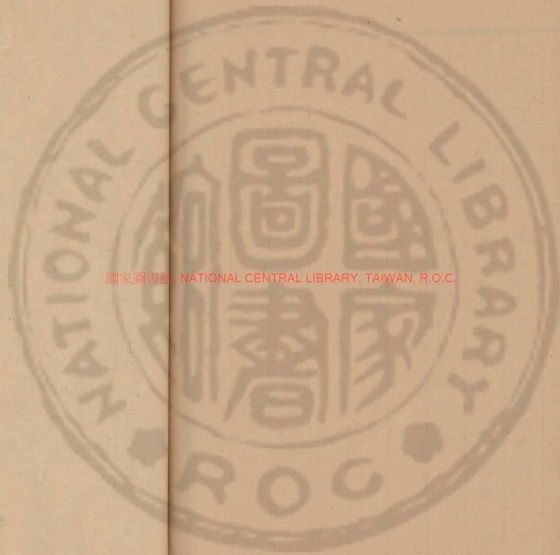
交州府志卷之五

公狀自達姓名者蓋迎神潛張魁張漸曰白保李進李居仙等兵
各以萬數勝提卒張宋自稱觀察使亦起兵于南山下李仙時為
石壕尉陟府既下李仙獨不去民知李仙在稍稍至李仙因以軍
法節勒之于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李仙初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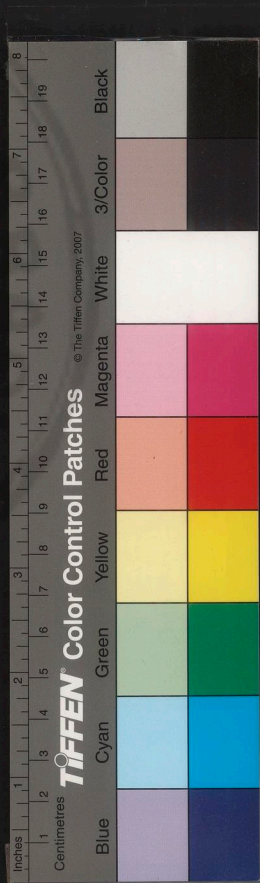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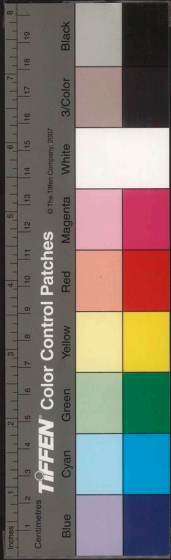
建炎二年三月至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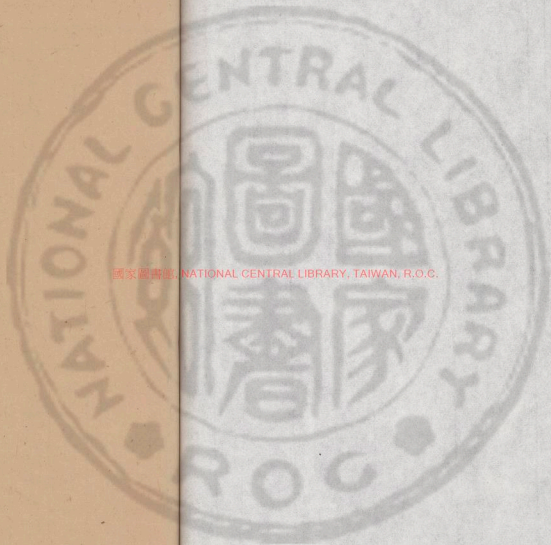
冊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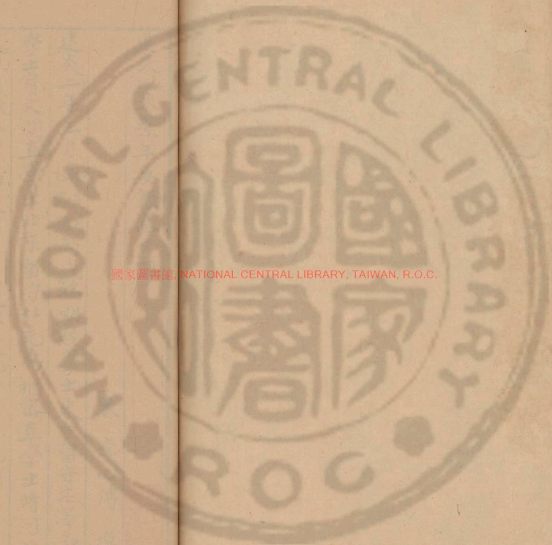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document.

339.654 v8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三月

按是月乙酉朔

丙戌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為資政殿

學士竇文閣直學士北京留守杜充為樞密直學士時河北東路

提點刑獄公事郭永嘗畫三策以遺充一日見充問其目充曰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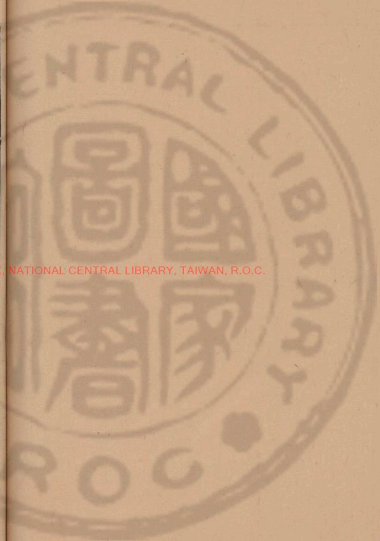
未暇讀也永面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定以此而當大

任難矣充面慚一日天雨紙錢于營中厚約寸許人皆以為不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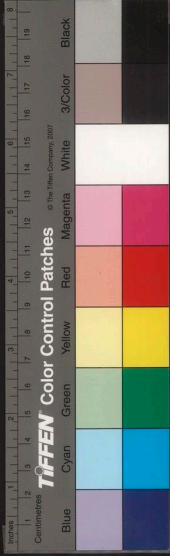
明日與金人戰于城下敗績充遂閉門不出此不得其時因除職

甲辰自將充頭膜閣待制復容直移東京未先是執政以山東

盜賊踵起建炎初勅榜東京其詞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患始見正月澤恐豪傑解體是日上疏言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

業垂統欲傳之億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

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

于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矣偏綠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于驕滯矜誇志

戢守之備遂致金人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二聖皇后妃親

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

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無垂髫髻皆山農野

史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實是天祐明

德為无種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洎陛下偏聽姦

邪與敵為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凶惡益熾如蠟毛起如蜂闕

聚縱火殺掠所在禍極罔有悛懼以為朝廷在遠无所依歸遽至

是尔臣于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黃榜詔初云遂假勤王之名公

為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金人圍閉京

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

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無

大謀略依回曲折憑信談妄不能抚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骨

肉皆為劫持牽聯道路當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

凡勤王事例過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飢餓流離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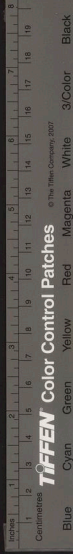
危道路弱者填滿溝壑强者盡為盜賊此非勤王之人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橫肆敵兵自然得勢強暴愚少无縁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經綏相承湛恩盛德滲洩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西自保山寨者不知凡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黜其面爭先致罵者不知凡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黜面者豈不失其心邪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為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顛顛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比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數釋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

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為盜者王室再造大中與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者若以臣言上弗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不報時有王策者本秦曰將善用兵金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澤寇遣統制官王師正捨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為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以刷社稷之恥策感泣誓以死報澤時呼策與語策具言敵中虛實澤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

熊克小歷云金人之勇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與宗澤事不同今不取

天章閣待制知東平府權邦彥陞宝文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

即楊時兼侍讀



辛卯金人陷中山府時金人圍久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
城陷金見居人瘦瘠歎而憐之兵校千餘人皆不殺中山自靖康
未受圍至是三年乃陷

壬辰詔諸路官吏並聽安撫使便宜節制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通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光配享當日
求降旨

別書之且附此時上初御經筵侍請王寅講論語首篇至孝弟為仁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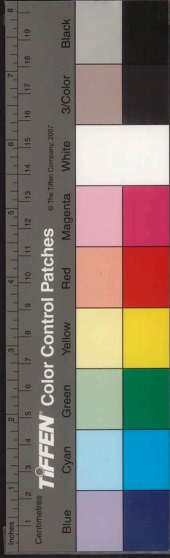
因以二聖母后為言上感動涕泣左右侍臣莫不隨淚此據紹興
十三年正

月王善所
奏附見侍讀周武仲進讀通鑑上掩卷問曰司馬光何故以

紀綱為禮武仲敷述其義甚詳因為通鑑解義以進每至安危治
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諷馬侍讀朱勝非嘗言陛下每稱司

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
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安石創行新法光每事以為
非是神宗獨優容乃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歲時旁問不絕書成除
資政殿學士於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
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
謂之沽譽買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獻
分言章交切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首肯久之

丙申言者論當今所宜置司討論者凡三事一軍政二財用三官
吏登命諸大臣詳議而行之詔軍政委樞密院都副承旨及編修
官討論申本院財用委戶部討論申提領措置官吏委左右司郎



討論申本省宰執參定取旨後不果行 承議郎知江州陳彥文

復龍圖閣待制以江淮制置使对光世言其守城之功也 中奉

大夫聶字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公事 朝奉郎許元宗和壽春府

朝奉郎李光知江州元宗樂平人靖康初為起居舍人光已見元

子既而言者論二人皆附蔡攸以擢要近及吳敏為相引蔡党為

助遂除元宗右史光南榷澗聖蔡其朋比故因言章罷元宗而逐

光天下皆知其為蔡氏如谷永之附王鳳也乃詔元宗光並主管

西京嵩山崇福宮二人得祠在 直秘閣向宗恕知真州宗恕敏

敏中曾孫也

丁酉初立大小使臣呈試弓馬出官格凡五等自今武臣陞補親

屬必於狀內稱某人或習鑿鑿或使弓馬嘗自本州先行閱試然

後保明中奏補官用護者請也尚書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喻汝

礪勒初汝礪奉詔剴四川歲羨欲盡取常平所儲錢歲歲賦闕

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源轉運判官趙問新博文提點刑獄公事

卻伯溫皆持不可汝礪曰常平錢者朝廷五六十之儲蓄也今

朝廷多故天子狩於淮甸而二三大夫持必不移沮格詔旨此謂

之忠子乃作檄以諭之其略曰明皇狩蜀宮室峻壯德宗幸梁儲

侍豐備安有六駟在行淹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餼軍食而謂吾人

忍有不令之詞乎又曰今人主威柄移於帥臣之頑扈朝廷號令

奪于監司之狂率法原等怒共奏汝礪搔擾生事汝礪亦奏剴



歲計外得錢七百三十餘萬緡又欲增川秤一鉢與法秤合會宰

相黃潛善以汝礪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

營私自便為言而有此命韓家撰汝礪年譜云尼瑪哈以輕兵起

花看欲落詩以凱之黃見之大概有排公意按汝礪文集此詩叙

取不揚州太守事時當在明年蓋停官後所作非潛善見詩而排之也今

已亥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聚

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澤遣事云時京城內外所屯兵凡

今但云百餘萬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金兵不過數百餘皆習

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名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

上疏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党焉一党曰發必危言立必

危行王道正且何用曲為一党曰邪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

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用致君

于死過置民于死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行之徒阿

諛曲折隨意所向逢迎苟合君施恩于上而下弗被民懷怨于下

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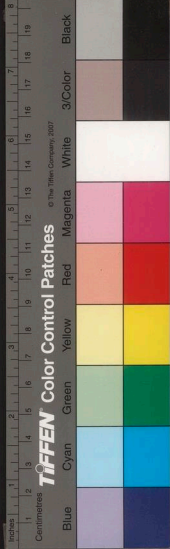
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

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下思父

母兄弟与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豫望天兵救援之意又專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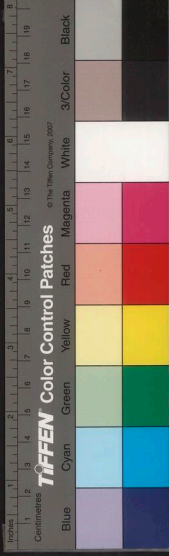
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為敵所占今年饑食節未有祭享之

地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庫儼



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屠劫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沒得冒大風險敵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敵人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高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至于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渾竭愚忠為陛下保舊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聰狂妄于冒甘僕馬竊時上書中使譚燮賈詒書茶葉撫諭澤上表謝又疏請上還京師且言易曰凡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銖釜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

幾而為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今方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金人過河捍蔽滑臺而敵騎屢敗河東北山審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榜旗引領奔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強敵以兌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敵國敗歸之期于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萬幸萬全可以驅強敵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五汴時有小寇慮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險小人自為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於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于一政時有切發之事



乃若六龍未復宅中園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
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于
營私往往不肯聞陳而力為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
三言之者豈好辨哉恭念祖宗二百年日都不忍為姦臣委去也
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為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數教不
忍為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敵騎縱橫不忍為姦臣縱敵而不救
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鑿輿上以對祖宗之神灵下
以憫黎元之懷想外以平強隣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
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几望陛下留神而三復之臣今畫僚吏呼延
次升及臣之子顏詣行闕以聞又疏曰臣得范瓊書叙說所統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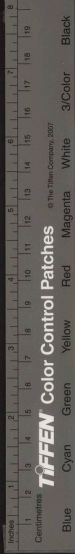
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于儀直駐劄教習水戰控扼
上流于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為陛
下屢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使守在四裔昔楚人城郢
史猶節之况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規牙牙為偏霸之事乎豈
豈檢人之欲虛張敵勢以為可防其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
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為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
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為君萬邦而元后作
民父母陛下回鑿鑿豈肆赦則善率之人欣欣而相告曰天子宅
中園大則萬邦固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丕承則兆民駸駸於受時
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強敵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地比崇若使



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還期則中外播聞愈自悞法萬
國何自而成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扁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
陛下明詔范瓊即日整頓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祇備鷹駕掃御京
闕毋使羣黎百姓齋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寔天下萬世之幸
又表曰臣言屢奏慶封疊于宸衷聖主未領于明命愚臣敢遊於
嚴誅謹據悃悃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庥中竊以
京師為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益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尔扶
疎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奉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
之淳言始陛下踐祚于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
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言之即懸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由

勤王者弗恤與救駕者靡憚贊王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救臣
贈嬌与子欲京中原百為祇罪於詭謾一事因由于誠實亦狀如
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休父
毋以視民俾民人自勉勉以來王天亦穰穰而降福澤需瑞門之
赦救收寰宇之心俗既遠罪以歸農畝亦望風而遁跡王室自茲
再造大宋由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
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臣無任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先是金人所命使西諸路選錄
都統貝勒洛索入犯既得秦州隴右大震熙河經略使張深厲軍
民為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千人騎禦之自千秋潰歸



之餘兵籍失八九僅有惟輔一軍可用金前軍適州距熙寧百
 里惟輔苗軍聚羊城以千一百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
 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敵者故特勝不虞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
 大當會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貝勒哈藩明使傑吳於功請記王
張豹續中與忠義銀作累殺大王二書不同張匪節要云建炎元年
尼瑪哈以萬戶洛索為東西都統又以萬戶薩里干貝勒哈藩副
之即北人也
名今改正姑存原註
 墮馬兀敵為奪氣惟輔涇州人也深聞洛
 索更檄陇右都護張嚴往追之時上命御營左翼軍統制韓世
 忠為京西等路捉殺盜賊將所部及閩門宣贊金人張過軍萬人
 赴西京左副元帥宗維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閩還西京之民
 于河北盡焚西京而去由是進得以其象自山寨復入西京東京

留守字澤言於朝即以進為閩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

路安撫制置使趙鼎之遺史翟進與京西北路制置使苗便過

取龍門路以復洛城金人于福昌及三柳間苦戰終日金人敗北與進

鹿將士力戰破之金人擁鐵騎數十相拒于龍門石道門中與進

與金人巷戰遂復洛城時金人益出精兵自河陽南城至白馬城

營壘相望距洛不遠十數里復欲窺視與進麾下斬河橋自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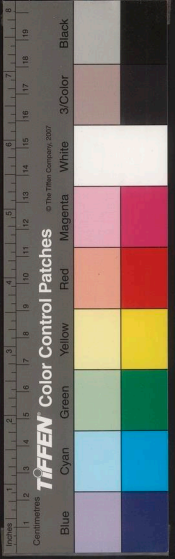
人稱之兵恐是金人所留小將耳今附著此更須參考宗紹留

完顏宗弼屯河間府左監軍完顏若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屯河南

白馬寺以待世忠之至且與進相持既而深以功陞端明殿學士

癸卯東京東路轉運副使权知青州柴天因魚叔奉路制置使初

舊進之掠濱棧二州也其衆皆面刺字曰不負趙王以示忠赤進
 自稱統制濱州軍有朝散大夫劉洪道者益却人中進士第靖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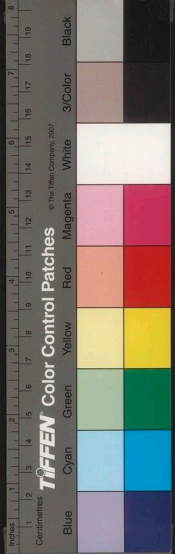
中自吏部員外郎除主管成都等路茶馬未行為金所執進攻潞
縣之金寨得之時洪道方持長進假洪道起復朝議大夫直顯謨
閣為統制司計議官權知青州言于朝乃改天因權制置使而以
洪道和青州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趙世之遺史洪道嘗監六部
祭祠車為金人所執進得之
言于東守留守杜充以洪道和青州按史洪道久歷清顯此除乃
出于朝命又杜充亦未在京宗皆本誤也今修國令不執結洪道乃
三年正月始至青州河東制置使趙宗印自襄陽移屯鄂州守臣席益請
之也

丙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鼎為觀文殿大學士提奉成都
府玉局觀中書侍郎陳過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同知樞密院事聶昌為資政殿學士提奉西京嵩山崇福宮真己

浚于金而朝廷未知昌亦為絳人所殺矣通庭四年六月昌紹興
元年四月癸亥真元年

四月己巳
賜官

丁未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假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
國信使應誠景宗曾孫景宗弟孫人章忠皇白弟仕至是寧軍留後宣和間嘗為部使
者至是為安撫使翟汝文所抑不能堪乃應詔使絕域謂嘗隨其父
任邊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鷄
林以圖迎二聖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為身謀若高麗辭以大
國假道以至燕雲而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詞以對決辱
命取侮遠夷臣以檄明州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之遂
與副使韓衍書狀官孟健自杭州登海舶以往健海州人時為太



學博士 監察御史張守守殿中侍御史

辛亥橋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割范
攪叔同主侍衛步軍司公事瓊自京西還朝是令屯五州朔造
戰船政有是命 詔前降蔡京父子及王黼恩澤破官本宗有服
親不許注授親民差遣指揮勿行前旨 初金國知樞密院劉

彥宗建議試河北各人于燕山傳檄諸州搜索又蠲其科役以誘
之命官即竹林寺校試北人以詞賦南人以經義詞賦及策論是

日始揭榜得者甚眾彥宗之第一番進士寬取誘之此據趙子砥
要云靖康元年冬劉彥宗親筆明布試其定儒士七十三人按以
偽命与此不同按子砥此語在燕又其所記頗詳當不妄子砥又
云二月十七日引試北人二十八日引試南人三月二十七日開
院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十七人取五十七人並皆推

恩恐南人託試者無幾有如許
人必子砥所記有誤今不盡取

是月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初彥仙既聚兵會金人用陝降者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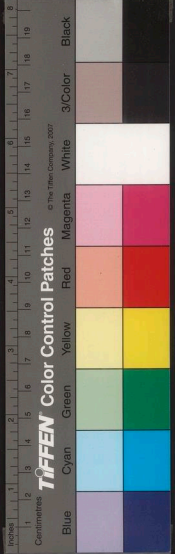
陝使招集散亡彥仙陰納士數百至是乘虛趣陝南郭夜潛使自
河薄東北陝因所納士以入金兵敗棄陝去吏行文書請州印章

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吾敢佩太守印章取事聞即以彥
仙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陝不營毫髮之私與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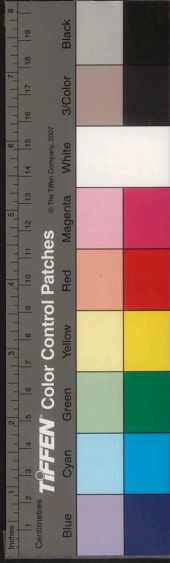
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印與在神稷山聞彥仙得陝州乃以其眾
來歸願授節制彥仙辟與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結與初見
元年五月

末三門鎮 信王榛既倡義起兵即遣使聞于朝猶慮其不達乃
局平陸縣

與武翼大夫趙邦傑留居五馬山而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



廣赴行在捧奏略曰自金人劫遷二聖奉族三千餘口悉驅而北
臣至慶源府謀竄得免今在五馬山臣竊見邦傑與廣果與金戰
皆獲小捷其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隔營頗知其虛實敵今
稍隨皆懷歸心且屢敗于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河北河東十
陷七八惟山西一帶諸寨鄉兵約十餘萬力與敵抗但晝夜暴露
民事失時率皆困窘兼聞戎器臣多方存借補官資使忠義之
徒竭節不變惟望朝廷早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為敵用則河
南難保宜乘此時速取所失州縣以副民望臣願陛下念祖宗創
業之艱二聖播遷之難于布衣小官中選其先公後私為國家劫
死之人付以事權即下明詔委臣總大軍與諸寨鄉兵約日齊奔
夾見成功仍給空名誥勅二萬道及河東河北兵馬元帥付臣佩
之臣粉骨碎首所不敢憚況于陛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兄
弟其憂國念親之心恭想無異興言及此不覺流涕先以其疏附
東京留守宗澤以聞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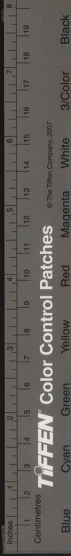
建炎二年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
 世隆今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為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
 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兵有民兵兵甚衆禁兵恐其
 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
 事取延禧建炎中興訖云宗澤起兵盡取磁之府庫金銀以行磁
 事俾題上書訟之乞元帥王吉追取數萬緡金銀赴本州以為守
 禦之具上命劉付澤澤不從至南京亦不聞澤以軍實輸官
 按澤去即既以李侃權州則子節所云恐未必信今不取 至是
 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
 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工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
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
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涪州敵騎留屯城下
澤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涪州世興忻然受命丙辰詔文臣從官至
收守武臣管軍至遙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為二籍一留禁中一付
三省樞密院通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關於所舉人內擢用之犯
賊連坐即罪廢及法不當釋之人皆毋得舉用議者請也此未知
即周武
仲所請否當考武仲建
請已附今年二月辛酉戊午趙世興至涪州掩敵不愔急攻之斬
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也板橋輒整
路以阻行者管軍閻勅勗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驚之覘事者以

吾澤台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擊
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
海於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
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
餘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
卯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己未詔除京發
東西河東北陝西路許真巡社外餘路依先降指揮並罷時言者
以為巡社之設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蓋西北俗尚強悍令遭
敵兵侵掠人思用命皆有闕志今春濱州以八萬餘人力拒金人
救復頗衆因此稍長國威則河北之効已可見矣如東南創置二



人多不願卅郡強使入社亦非樂從逼於官司驅率勢莫能免今

日駐蹕淮南侍東南以安民心未疑騷動欲望將先降存留指揮

更不於行及於武臣提刑衛內除去四字所帶故有是命先是杭

溫二州言已就緒詔許存留至是亦罷罷死小臣已未詔陝西河

不言京畿東西誤也克又云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能

按曰應稱杭溫二州願存留指揮更不施行則前此蓋許之今又

今罷非此時始請也又按願諸州巡社乃足去冬指

揮今但不許漢已存留耳免夫於詳方故所書差誤是日宗澤

復上表請上還京表曰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

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

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鑿故老臣再瀝於血誠

願聖主早躬於睿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中謝臣伏聞先有格言

事必師古藝祖應天而受命太宗繼志以集大勳列聖所以繼

繼承諸福所以稜稜簡簡皆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為寰宇朝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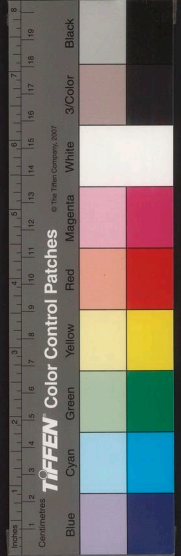
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纂承寶緒紹述丕圖當

奄九有而有為體三無而無外奈有姦臣之臆說與憑敵國之誕

辭妄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輒天下之勤王者使去義夫之救

駕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

駐蹕於淮甸咸思眷於翠華懷抑鬱而翮天周闕致猖狂而遠善



之保祐一人有慶庶績其凝臣無任 特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
國者間有捕獲金衆澤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剛推誠與語諭以朔
奮忠義共滅金人以刷君父之耻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凭該
官軍渡河以為信驗人令時數百奔去又為榜文散示臨渡州縣
及為公據付中國被掠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宗忠簡公文集拾
公據阮臣契丹金人一族本人之目衆錄群臣姦謀苟以目前
之利相結疎亂而律天行使金人做大陸之氣侵犯中國竊緣契
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寬富居之印若復盟會但得回戈
殺掠恣怨不止緣一特之勢未由報寬令若復盟會但得回戈
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已措置印文榜令今生庶漢兒
願往傳報自相激發該契丹漢兒未知所措金人知之必相疑貳
即契丹漢兒互相保力自敵勢所有本朝破掠良民臣澤遂結
亦依此措置疏論外今撤連榜文公據共三不在前者

連諸路義兵燕趙喜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疾回鑿當以身先

之故請上歸尤力 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綾錦院

依限織進初命監織錦院姜煥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

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慙等言于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輒

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青綾錦院而使少府監

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為正工曰甚善故有是命中興聖政

口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也臣留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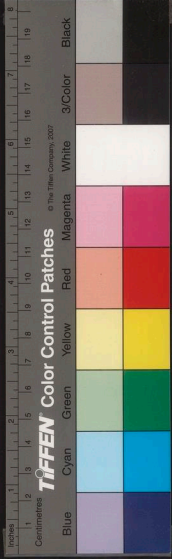
事而常戒懼於細微藥芽之間不可思也夫取玉於綾錦院而織

然政於軍器所又以賞功而常人觀之誠若無甚言然太皇帝雙

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庚申上諭大臣曰故事

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庚申上諭大臣曰故事

瑞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以寡昧遇茲艱難知學先王之道為有
益方孜孜講史若經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口力朕欲勿罷可



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上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請官某人數

陳甚善陛下亦又謂然臣今擬稟論詔書以進上曰此當出自朕

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不安分如此是後不許妄

言乃退按是時周武神宋勝非主賓時在經筵甲子詔三省樞

密入使該覃恩遷官而礙皆名目而武仲久已在告未知所指何人法者並令回授有服親初上登極覃

恩自朝請大夫已上皆轉行至是省吏當遷而吏部尚書周武仲

言未敢擬轉執敢進呈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大夫等乃有是

命乙丑上諭轉旨曰朕每退朝御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

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善與婦人久處多坐殿旁小閣筆硯外

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于

外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上恭己勤政如此中興聖政臣留正

矣後柔側頑以狗馬蔽色惑其居禍之小者也劉略博讀說古今

以才藝自售則其為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廟精求治而臣

者技強肆言猶敢如此亦可嗚呼人其何顏色聖方決斷絕其窮

苦則基亂船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何顏色聖方決斷絕其窮

絕之固已難矣又暴其情狀若苦大且豈不甚難哉至於丙寅京

清心泰傲屏遠蔽色皆中興之今日是以論著之特詳焉丙寅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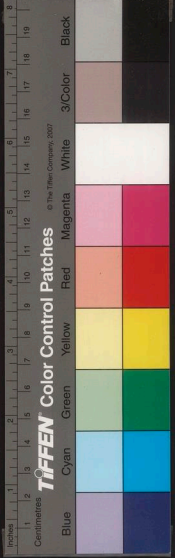
西北路制置使翟進夔金人于河南敗績時御營反翼軍統制官

韓世宗至西京會進及大各府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京城

都巡檢使丁進興金戰進夜襲右軍監完顏布尹營金兵先知反

為所敗進又導世忠與金戰于文家寺會丁進失期而統領官閻

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沒軍先遣王師敗金乘勝追擊至永安後



後漢書
卷之五

孫也世儒南昌人世忠還東京詰先退者一軍皆斬左右趾以狗

於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相擊無虛日世忠慮有變遂收餘兵
數千人南歸布伊瀆入西京宗澤奏以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
步軍司公事閻勳為保陵寢使時隴右都護張嚴追洛索及鳳獲
翔境上嚴銳意擊賊而虜河兵馬都監劉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
自別道由吳山出竇鷄獵敵將騎嚴擁大兵及敵於五里坡洛索
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淫原統制官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戰不
利嚴犯之惟輔自石昊寨遁歸先是端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
過人供糧積道不捨遺至是端屯軍麻務鎮聞嚴死敵遊騎犯涇
原遣第十二副將秉義即吳玠據清溪鎮逆拒之將戰其兵三

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知書言
屬文且長於兵略玠隴千人初以良家子從征西夏方臘戰屢有
功左副元帥宗維聞嚴死自平陸渡河歸雲中左監軍完顏希尹
右都監耶律伊視聞宗維渡河亦棄西京去留萬戶察罕瑪勒戍
河陽言者論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於荆南
何志同之於隸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
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
旅捍十萬之疆寇而先之止邊一職彥文才復旧官議者惑焉願
詔有司嚴立期限使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
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者其言爵庶幾守土之臣有以懲勸詔諸路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監司限半月條具以聞丁卯詔諸州刺配罪人斷遣訖權送本處

重役營分收管俟道路通快日遣行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四年正月五日吉州中審院修入

集英殿修撰知杭州侍其轉移和宣州顯謨閣直學士知宣州

魏憲試尚書吏部侍郎即憲吳江人宣和間嘗為是職至是復用之

憲之除日歷不載吏部題名在今年四月授憲靖康元年二月除知宣州侍其得之除當是代憲故併繫此口是日金

人犯沼州和皇叔沼州防禦使士瑀既引兵入城金圍之甚密裁

鹿角沼澤塹欲以待久困之軍民終不投降拜至是金侵京西陝右

河朔內虛守者稍息衆以糧蓋不可守乃擁士瑀自白家灘徑大

名府金人遂入城自二帝北狩內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絕糧儲悉

為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異祈沼冀磁相降久而陷之士瑀瑀州事日歷

全不載獨附傳有之而無月日趙莊之遺文沼州之陷在三月庚戌按士瑀以去年七月六日甲子入沼州而附傳云凡二百七十九

四日大小五十七戰以日計之當是四月十四日丁卯故附於此紹興六年四月癸丑韓琦奏叔奉直大夫球通判洛州代王禕權

時今附注此或可移附去年七月甲子士瑀入城時戊辰高

書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

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之罷日歷不書工部題名二年八月除

月十五日工故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與金人戰之于太行山

且附此後考

敗之己已詔郡縣天中節錫宴以二聖未還勿用樂是日東京

留守宗澤後抗疏請上還京且言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為潁川

太守因從車駕繫隗囂潁川盜賊群起帝顧謂曰潁川追近京

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為哉但聞

卷十五

七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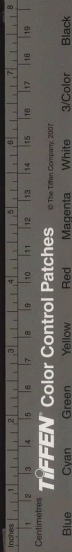
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
執銳前驅帝即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
見近日有抬安到丁進者數十萬眾願為陛下守設京城又李成
顧危從速闕即渡河勦絕強敵又沒角牛楊進等領眾百萬亦願
率眾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
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
下千乘萬騎乘歸九重適迨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我
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高何盜賊
之足慮乎臣敢瀝洩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澤以他日迎奉二聖
還京先修龍德宮以備道君皇帝臨御以淵聖皇帝未有宮室奏

修寶籙宮為之不報

澤奉寶籙宮事在此
月丁丑今併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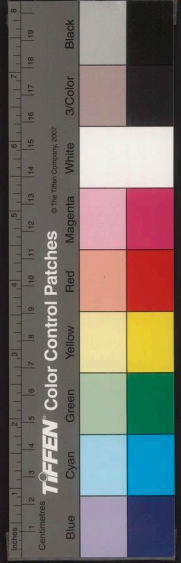
壬申寶應潰兵孫琦等

焚隨州甲戌徽猷閣侍制知濠州連南大請令諸路州縣於近城
十里內開鑿陂湖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嘗有水澤則良民有
豐年之望敵騎有遠浮之苦方冬水涸即令耕犁疏濬則敵騎又
有歷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地分即已依倣雄州開鑿塘灤
亦有菱芡蓮藕魚蝦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為人工之
費詔諸州相度後不行 初鴻臚寺丞趙子珉從軍至燕山久之
欲遁歸乃結歸朝官忠翊郎朱寶國承信郎王孝安至中京得上
皇宸翰是日子珉發燕山八月庚申至揚州辛巳有群盜號九朵花焚漢
陽縣癸未孫琦拔唐州是月秘書省正子富直柔為校書郎此據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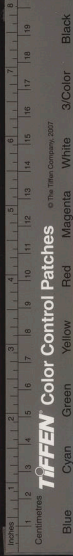
昭 皇弟檢校太傅慶陽昭化軍節度使信王榛為何外兵馬都
元帥初馬擴自五馬山以麾下五百又渡河至東京見宗澤至是
始赴行在從者不滿百人擴既見出榛奏事黃潛善等皆疑非真
天子識其字即有是命制詞略曰覽封章之近奏知行役之獨留
慨然壯懷副朕本旨宜就韻於節制俾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之
還以慰兩河之望於是擴自武功夫大和州防禦使特選拱衛大
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擴將行上
奏略曰臣疎遠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閫外之事願鑒前世之
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忠畢意攻取合王師大舉機會
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

則事涉疑似或欲規避者定逐巡藏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
不限晝夜盡時通進又言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奪權掣肘每
致敗事伏望聖斷嚴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上皆從之
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終以為疑乃以烏合
之兵付廣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廣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廣
知事變遂以其軍屯于大名蘇家乙恩澤狀云建炎二年七月河北節制應援馬軍廣中奏起
復從事軍前去至當年八月到大名府館陶縣駐劄詳此則信王
徐師當在七月矣而紹興五年七月五日臣據上言文部取：會
劉馬廣公文稱建炎二年四月內恭奉聖訓渡河討賊書任成
功許使宜從事主大名府館陶縣方准朝旨不得渡河據此
則信王之除蓋在四月也今移附此更當求他書參考五月甲
申朔宗澤再上表乞還京且言臣聞孟子曰雖有鉞戾不知待時



故君子必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
惟我國家叢緣金人侵犯劫幾破州縣恣為誣妄百端邀求令
天意悔福人心助順者時與畿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勅天
之命惟時幾者蓋以時哉不知夫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
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歸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
柵以羅列矣戰陣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
通流泛應網運陝西京東涓基京洛敵兵皆已掩殺清遁矣天下
萬邦輿轡向生靈風夕祈天而請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
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灑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為四海

九州作王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時也茲其幾也臣願陛下
下母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矣其時矣其幾矣天下幸甚果忘兩河
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下母循東晉既
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惓惓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奏來至
會尚書左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朝廷既得王
榛奏或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略曰朕即位之
初踰近服會李綱上江左之章繼執南陽之議鳩工歲事寢失
時幾旋為淮甸之行就弭寇攘之患守中原而弗遠見朕意之所
存昨稽時措之宜默辨言還之計設施有序播告未先或者不知
尚乃有請可無委積以謹備虞宜令發運司盡起淮浙入京物料



及軍須輜重等物以次發遣赴京師朕將遠闕恭謁宗廟仍令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合行事件應臣寮將士自應天府扈從至揚州者並進官一尋遂罷景衡為資政殿學士提學杭州洞霄宮景衡之執政也凡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榻前善潛善汪伯彥惡其異己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詔還京而有此命盜孫琦破宿州縣丙戌詔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制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綸請前降人兼習律義孫子義等指揮勿行從之自紹聖後舉人不習詞賦者近四十年緇在後省嘗為上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上以為然於是申明行下

詔人戶養馬官司母得拘籍差雇俟其漸盛以復直市之

秘書

省正字鴻臚獻書于黃潛善曰伏觀昨晚出黃榜降詔欲擇日還闕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兵尤以近鄉楮極踴躍以檄計之闕未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金人秋後再來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復為避地計今蔡汴兩河已漸湮塞其或被其斷絕水道雖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為得策僮主上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留兵將及幸執中語綏遠軍事審帷幄之人從駕居此專務講武以為戰守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令迨江於建康置司至於財用百物除留贍軍費用外亦盡藏之建康庫府庶幾緩急遇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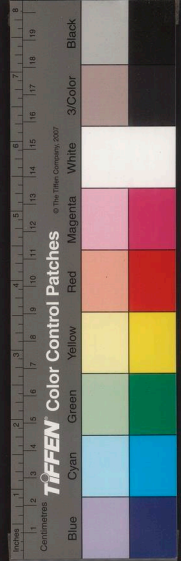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度不可戰守而欲動則動亦易行而無牽制之累權道寧人也
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尚書右丞始上欲擢吏部尚書周武仲為
執政及是武仲以病在告工論知閣門事韓恕曰武仲若出可先
期以聞而武仲不能朝矣 詔東南諸路贍學錢且令發運司拘
收充糶本一年 秘閣修撰知揚州呂源添差江淮等路制置發
運副使中大夫黃願直龍圖閣知揚州願潭州人靖康中嘗為司
農少卿罷去至是黃潛善薦用之 願之除日歷不載今周呂源改命
通書之蓋願定代亦此時繼惟不
容一日闕守也願事迹不見於史詔旨宣和四年己酉願以
福建運判奏乞回過產業自云嘗潭州浚為戶部倉節節官大府司
農少卿靖康元年八月罷來和此時為何官今所書官職用紹興
元年十月癸未刑部檢舉從官狀奏考修入無克小歷源除蘇副
在甲午今
從日歷

已丑詔自今應驛馬通卒者並權住 此以紹興三年七月丁卯湖
南按撫司奏狀修入

是日宗澤再奏乞掃洒龍德而改建寶籙官使天下知陛下孝於
父而悌於兄乞自御前處分不報澤又上疏言臣聞孟子言術不
可不慎也夫人惟恐不傷人巫臣亦然臣因斯語
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而作之是非若以道繫之了然區分如
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義之事無自入
為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亟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
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
上下毀裂擯棄不啻天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強
敵肆橫殘破卅縣圍闕京城劫掠遼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二聖



后妃親王與諸天春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
奮勵佐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
奉二聖求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遂定安某固或流散愛戴其上保
護其下夙夜念念如巫人爲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
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
我京師宗廟朝廷府藏不足德謂二聖后妃親王天春不足救謂
帝諸后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叢輒不足
羞謂巡狩之名爲可劾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敵資橋
器械以爲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敵之挫敵也倍保甲以助軍
慮移流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

矢人爲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逆以道弊之則
人心所存之邪正與而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老辱
儒誤蒙陛下識擢伴留守京城兼開封尹臣砥礪瀝竭知無不爲
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兩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
忠憐臣悄悄見愠體天地之大德護覆廊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
血屬當膏砧斧齏粉萬狀矣尚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
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臣之至此豈止
謗書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
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以不避姦邪詆誣
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旨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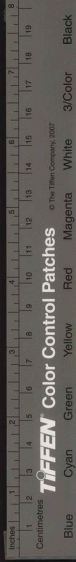
封章疏指擢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已止曲刑明臣罪惡如臣言
果符忠義已降詔勅明吉回鑿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
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取進止又疏曰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
下不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
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
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怙然夙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
俟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臣宣德
門使天下既然皆知陛下言放舊都再造王宮命令用是通達盜
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為陛下條畫措置
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構好之舊令出兵攻

金人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圍
使三面交攻金人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由滑
濟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為
興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為吾用如此則金人勢必孤弱
自可撫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
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隸年而戴宋
之心初無携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為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
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且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
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又况當六月宣王



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感請循筋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昃稜刃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以行而毋沮忠鯁之論儻陛下以臣言為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為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為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上優詔答之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奉天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為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

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方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獫狁以弓失馬騎馬先而當六月歌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用師終於薄伐獫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風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兼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楄等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下進彥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旅禦金人事纔有緒



臣乞朝廷遣使赦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絕是
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况使金人駭聞自相携貳仍乞遣知
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又
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鑿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
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絕竭疲驚
區區愚志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鑿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
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
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
田里謳歌擊壤以盡殘年頻頌上瀆天聽臣無任取進止疏入黃
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嘆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

澤尹京幾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

請上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深竟

不能易其任潜康小雅云建炎二年有旨遣韓世忠之師赴伊洛

白滑州而北期集於中山府澤州人自青州絕金銀兵械織造畢具

行有日矣而黃潛善汪伯彥恐澤成功又以姦計從中沮之澤入

懷德費又之疽發背而薨此事文及甲午以金人入犯曲救河北

陝西京東諸路和陝西制置使錢蓋聞金人陷長安檄集英殿修

撰廊延經畧王庶兼鄴制環慶涇原兵討試既而義兵大起金人

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更戰而

環慶經畧使王似涇原經畧使席貢自以先進望高不歡受其節

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游騎上清溪既為涇原裨將吳玠



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
鄜延改康定園龍坊庶急遣將斷河橋又令將官劉延亮屯神水
峽斷其歸路金人遂去於是洛索盤礴於馮翔河中扼斬河橋以
通程來人情大恐涇原統制官曲端秉敵退復下秦州而鳳翔長
安皆為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斬之
端雖不欲屬庶及開孟迪李彥仙等受事鄜延皆不樂遂揭榜稱
金人已過河歸國農務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庶不飲
兵保儉猶以書納似肯欲逼金人渡河至於再三似不應肯許出
兵四萬亦遷延不行時鄜延人以秋深又被兵多避地者道出環
慶吏氏皆惡其驚徙所在掠其財而殺之閭里蕭條矣乙未詔嚴

軾立朝履歷最為顯著追復端明殿學士蓋還合得恩教時軾孫

司農寺丞符以軾致和中復職未盡許于朝乃有是命軾眉山山人元祐禮部

尚書掌籍待制次工第一名呂化軍安置元祐中追復龍圖閣待制王明清輝塵後錄云靖康中東坡追復元職時江彥章在後但

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滄唐章獻曰公無草萊家哭黃江

二字榮慙而怒之按築今年二月己罷舍人明清實世誤也淮發副使呂源請下度吉衡潭四郡及沿流諸州造船二千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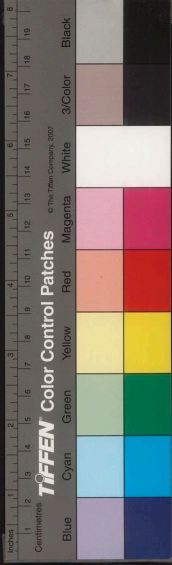
從之以源言奉司舊有運舟六千今所存不逮半也 福建路轉

運判官謝如意執建州叛卒張員等六人誅之初員等雖受招而

桀驁如故會如意執建州方員外郎出領漕事乃議除之如至建

陽陰遣勇士雖其黨與遂與本路兵馬都監黃濤本州兵馬監押

魏勝密謀紹員等至濤官居俾受宣劉因禽戮之後數日如意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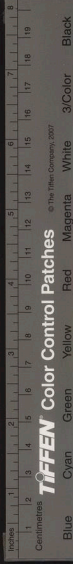


城人情稍定既而餘黨懷疑如意幾為所執時新知州事通直即方承膏敕榜諭叛卒至建陽聞之留不進如意即云人也按宋文日丙申天中大夫宇文憲中復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充大金通問使武臣楊可輔副之尋改虛中為祈請使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程昌弼言州郡間軍器乏少請各以堅韌之奉庸置棍棒蓋鐵騎箭鏖不能犯惟棒棍可以禦且不日可辦從之賊靳賽破光山縣戍河北制置使王彥以八字軍屯河南時宗澤以彥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以書延彥計事彥遂合諸寨兵萬餘人是日濟河後五日彥至京師澤大喜諭以京師國家根本宜宿兵近甸遂命其軍屯滑州之沙店王宣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

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慙堯慈立朝謬誇有大臣節不可干以私惟善許景衡與許翰論事頗合自為執政諫諍愈切無所顧避時苗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惟慙以直道自持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東政未踰歲堯于位士民皆痛惜之共以慙附傳及靖康小雅卷修上以慈河朔人無家可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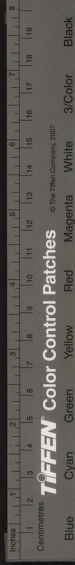
常賻外賜田十頃第一區後謚忠穆按宋史繫癸卯日朝奉即大金道問使王倫始渡河按倫紹興三年五月乞養狀遂與其副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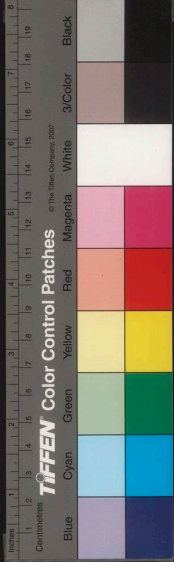
門宣替舍人朱弁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宗維計事金留不遣時進武校尉朱勣從弁行宗維賜以所掠內人勣陽受之逃去宗維怒追而殺之朱勣事不得其詳據紹興十三年朱弁奏狀附見甲辰洛索陷絳州權知州事



趙基率軍民巷戰凡六日己已詔諸路走馬承受使臣自今於帥
司用申狀其人謁如屬官禮時入內寄資東頭供奉官蘇淵為熙
河路走馬承受公事用元豐舊制移牒帥司就廳下馬經畧使張
深奏淵尚習故態陵轢帥臣故有是旨 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
洞霄宮許景衡堯景衡罷故而歸至瓜州得賜疾及京口疾甚端
坐自語曰陛下直迫端人正士以二聖蒼生為念陸宣公奏議盡
之矣遂薨景衡性孝友先死事其嫂如母博道經史百家書而其
要歸於孔孟嘗曰孔門自洒掃應對而上皆入中道故以修身行
己雖細又務平居無事與朋友言怡怡辭氣惟恐復之及公言廷
爭正色直前視權倖若無有者堯年五十七後謚忠簡丙午徽猷

閣侍制劉阜民落職初阜民與其无太中大夫阜民皆以單恩乞
進秩言者論其進由恩倖法當討論乞罷阜民職而降阜民為中
大夫詔罷阜民而阜民遷官如故丁未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
舶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為博易奉以尚書省言市舶公私魚利
非取於民自併歸漕司虧失數多市并蕭索工人以併廢為不便
故有是旨其後遂併廣司復之戊申兵部尚書盧直孟學士院初
蓋自閣廢中請至揚州治其私事黃潛善許之至則除尚書至是
沒有此命此據黃潛善利疏補修蓋除兵書不得其日無免以歷
府盧孟為兵部尚書按文並元年五月己巳自顯謨閣直學士
如東平府落職奉祠當二月間權拜彥巳知東平府免蓋謨
起居郎康執權試給事中起居舍人黃哲試中書舍人太常少卿





久
元
正
三
月
五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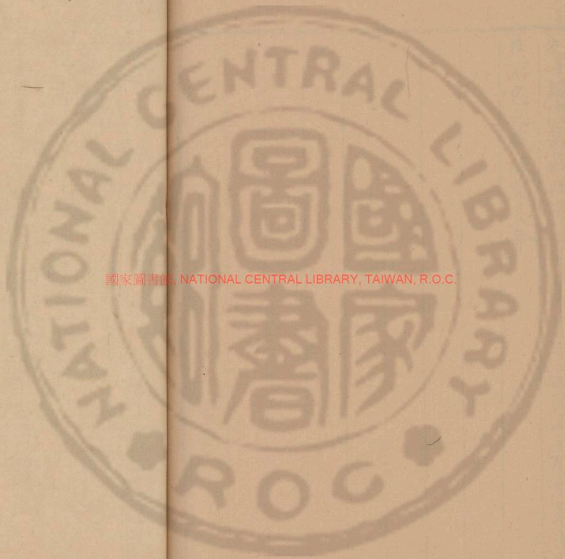
周望守起居郎司農卿林晏上守起居舍人望初受命出使會金
帥宗傑元遂報行執藉除命從者題名有之今已酉秀州軍亂初
直龍圖閣知秀州趙收近既免直龍圖閣宋希代之苦頗肆殘虐
軍民怨憤是日茶酒平除明率眾因希迎收近復領州事收近撫
定明等且請擇守臣于朝奏未至詔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
討之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為新法弓手之費初汪伯彥既建請乃
以免役寬剩廟禁軍闕額裁減書撥等錢供其庸每月元年七月
而增偏於東南諸路遂詔不受庸者人給田三十畝馬軍增三之
一議者恐費不給乃請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後錢驟增三分
後之故有是詔新法弓手三年六月丙寅
後錢三年七月己丑可考詔自今見任官有涉疑

疑異志者止許經不礙官陳若如往行殺戮事雖有實亦坐擅殺
官吏之罪即妄殺平人以為姦細者從軍法自軍興而在姦民殺
官吏官良善者甚眾朝廷恐其生事至是下詔條約之登且嚴借
諸路職田自軍興約有拘借之命靖康元年
建炎元年而通員甚眾至是江
淮發運副使呂源奏留其半庶可養廉且令用心催理詔圭田士
大夫貧者仰以養廉用雖乏其可取此自令母得借銀免小庶
略載此事
於七月壬子而日歷禁之此日按今年九月丙子臣僚上
書亦云五月三十日聖旨委田吏不拘借而書寄謀
詔持
服人蔡莊嚴徽猷閣待制其苦令所屬收掌候服閣日給其餘前
宰執子弟見帶職人令吏部限十日條其申省莊確子也言者論
確之子恣既以欺罔誣謾交結權幸致身執政而又擢其弟為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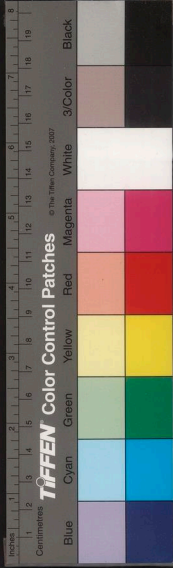
制士論營莊比守穎昌奴事李彥無所不至尤當嚴斥以為人
臣不忠之戒故有是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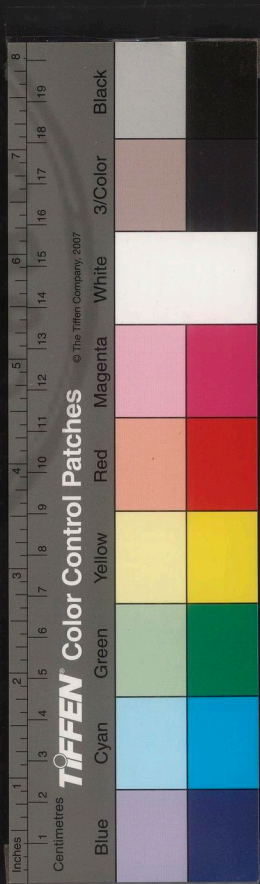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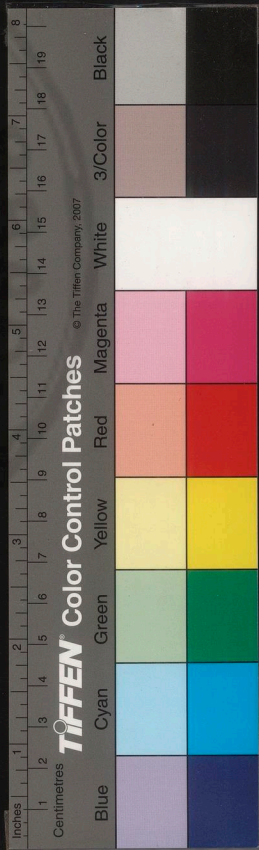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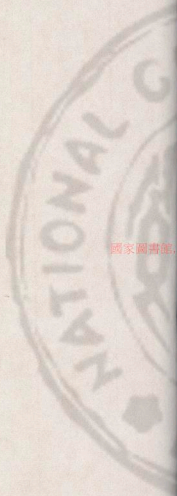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二年六月至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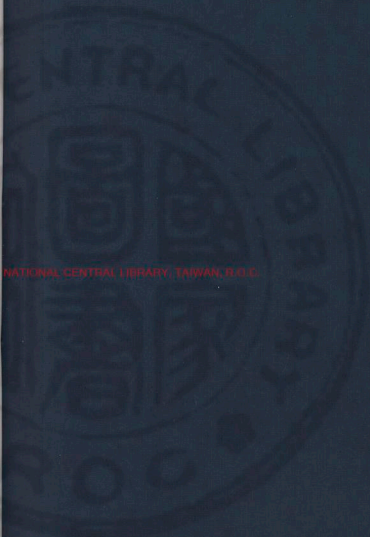
冊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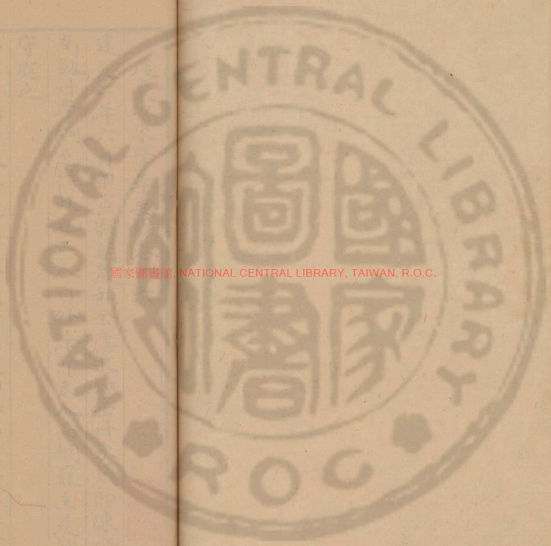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定之
 一印或如海陸通利自新文博證究印此書錄以其武同全
 錢二十一萬餘元分發廿七一萬餘元不防香故也先是成都府
 是印印多至二十六萬餘元而外法大受虧折而事既南
 大受虧折而事既南
 錢二十一萬餘元分發廿七一萬餘元不防香故也先是成都府
 是印印多至二十六萬餘元而外法大受虧折而事既南
 大受虧折而事既南

3392655 v.9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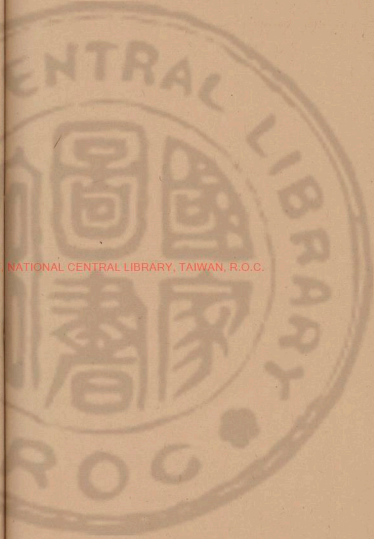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六

建炎二年六月甲寅朔朝散郎余應求知岳州承議郎陳公輔知南劍州李綱之得政也二人自外除即未入而綱罷至是始以郡守處之



乙卯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靳文博權罷印州鑄鐵錢以其數用奉錢二十一萬緡而所鑄才十一萬緡得不償費故也先是成都府錢引務每屆書放錢引一百二十五萬餘緡崇觀間西事既起由是泛印增多至二十六百萬餘緡而引法大壞朝廷知之乃詔以天聖為印可準事見大觀三年七月十二日至是博文以利州路增屯西兵此之兵王夔軍食不繼權罷鼓鑄不待報遂行復以便宜增印錢引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二萬緡自後諸大臣相繼視師率增印吳尚書省言檢會靖康
元年已降指揮人戶願將金帛錢糧獻助者計價依條補授名目
除河北河東路已降官告外餘路未嘗給降詔尚書省度量給付
逐路每路差監司一員專一提舉委官勸人戶獻納依隨處在市
賣價如納已七千貫補承節即六千貫補迪功即依已降指揮並
不作進納人願繳元授付身貼納教中以十分為率更減一分亦
不作進納所納之物內京東東路並隨靈椿官餘路計綱起發上
京不條沿途去處變免易輕賣物色赴元豐庫送納並須呂人情
願不得抑勒科配

丙辰建州軍再亂先是張員等既誅餘黨復懷反側會朝廷調威

果卒三千人入衛未行軍士葉濃等相與謀立殺妻子以為變是

夜縱火焚掠盜奔州觀察使印突城而出進犯福州葉濃之亂日
歷會要皆云

六月一日而今年七月臣陸上言乃云六月十日惟葉光一歷歷
之內辰丙辰初三日也今後小歷按宋史繫表亥日

戊年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綯試御史中丞黃潛善以綯

柔懦無能故薦為臺長此據趙莊之遺史綯除中丞日歷亦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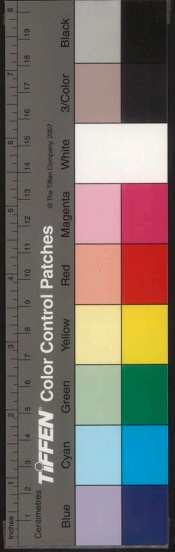
己未詔石文殿修撰前知通州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

行初安國數上疏乞詞詔不許仍趣赴行在安國因放免奏有言

曰臣賦性疎拙全昧事發前當督書楮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

刑可降詞頭苟有未使不敢觀望速誤奉朝須至盡忠遂伴論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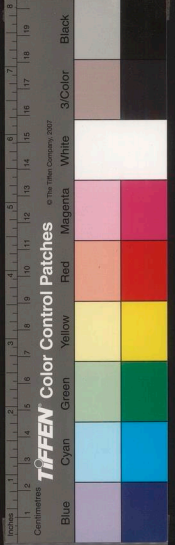
遂因繳奏通觸貴權貽怒既多幾蹈不測今陛下撥亂反正將建



交之... 牙... 至... 理... 金...
中興而政事人材弛張打點凡闕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途揆以
愚見尚未合宜臣切寒心而况瑣闥典司封駁儻或隱情違失絨
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職守事皆違
異又以憊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
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喜大怒言者因論安國被命經年託疾不
至期廷之召愈切而安國之辭愈堅要流俗之譽失人臣之禮臣
聞臣之事君義也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昔孔子君命召不俟
駕而行孟子去齊三宿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士之所奉孔
孟之道耳孔孟之所以事君者如此其欽而安國如此其慢何所
恃哉蔡謨有重望於晉然固拒司徒之命至免為庶人况安國素

無美名者乎且朝廷之所以召安國者不過以其早已致仕不就
薦對爵祿高其事而已然安國當吳敏用事之際則幡然而起
亟遷給舍何鄉者奉命之速而今日從命之緩乎方陛下中興王
業號令之出當如雷霆震動四方罔不丕應而不能行於一安國
豈不損國威令之甚况安國子寅自即曹謁苦不至已降三官安
國責以臣節則事君不以禮責以父道則教子不以忠如此而欲
成政事厚風俗不以難乎豈罷安國新除特賜點責以為人臣不
恭上命者之戒安國遂罷

庚申侍御史張浚充集英殿修撰知紹元府浚好謀有大志教括
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奉黃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



司官屬又論無謂金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

惡之後以母在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留為尚書禮部侍郎後

入對上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

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當專任用凌瑯首謝凌出守及再

見今摺行狀增修以禮部題名考之凌除侍郎在今年六月而無

其日按史王綱奏上諸有云臣與凌同官向日而凌以秋闈修撰

罷綱以此月戊午入臺則凌出臺當在庚申故繫於此日御史李

訖建炎二年空月張浚直就圖閣知興元浚除職諸書供不同今

從行狀綱奏語見日歷四年三月辛酉

癸亥以盜賊未衰命諸路武臣提刑專管提殺

甲子疎決行在揚州及四京繫囚雜犯死罪已下獄一等釋杖已

下其後建康府越州亦如之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中臨軒疎決

乙丑徐觀察使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浚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

中大夫趙叔近為兩浙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狎露臺娼周

氏亂後為叔近所取淵御之及浚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後

論其意前一日浚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送諸城北沈氏園

俊叱令置對方下筆屏力遽前斫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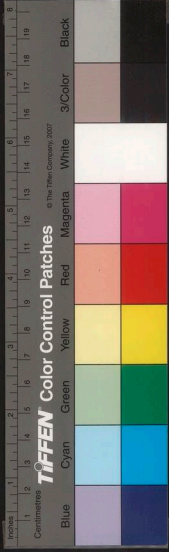
曰汝既何云宗室語未畢已折首於地秀卒見叔近死遂反戈嬰

城縱火歐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宜文字辛安宗在城中為

所害翌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取周氏以歸淵以子俊俊不受

乃遺韓世忠此段據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增入周氏秀右母後封

新國夫人兼充小廝俊入秀州在六月戊辰日歷張



俊以功邊武寧軍承宣使叔近子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職所獻玩
好降六官勒傳後十餘年言叔近之寃始贈集英殿修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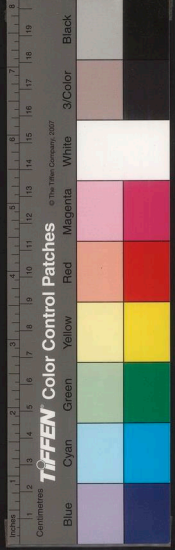
之得官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丙申卒人乞改正狀增入叔近職
賦在紹興九年

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楷諭旨楷拜詔已
與應誠等對立論事楷曰大明有山東路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
言不如貴國去金國取徑第煩國王傳達金國今三節人自責糧
止假二十八騎楷難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倫至館中具言金
人今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中將何
以對應誠曰女真不能水戰倫曰女貞常於海道往來況女真備
臣奉國近乃欲令奉國臣事以此可知強弱後十餘日府燕又數

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和樞密院事金富弼來固執前論且言
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國館伴使知閣門事文公仁亦曰往并公
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宰笑曰
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大明何不練兵與戰應誠留高
麗凡六十有四日楷終不奉詔應臣不得已與楷相見于壽昌宮
門下受其所拜表而還其楷應誠所工詔錄修入按錄應誠以送
月丁卯見高麗國王楷令傅倫故事及送

承帶已卯府會壬午遣崔洪宰等至館七月丙戌文公仁等云云
戊子應誠以病求歸壬寅甲辰八月戊午遣應誠復命壬申拜
表九月丙戌洋令併附其餘見九月癸未十月甲寅

戊辰詔諸路應輜內藏庫錢帛經由揚州行在者許免撥用端明
殿學士同提舉措置用黃潛厚請也 初東川布衣崔子方治



春秋紹聖間三工疏乞置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子方剛
介有守雖衣食不足而志氣裕然杜門著書三十餘年而死至是
兵部員外郎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子方所著春秋傳臧于秘書監
從之

己巳藥濃破古田縣甲戌入福州掠特進致仕衛國公余深家金
帛欲縱火焚城守臣顯謨閣待制江常不知所出提點刑獄公事

李芘防脂切登城諭之留十餘日乃去官軍追擊之不利芘安陽人

也鼠先小歷以此為閩縣人今據芘遺事大抵芘亦僑寓者先多
隨今戶貫古之

丁丑命京畿淮南捕蝗

己卯言者以為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如張過乃河朔清平未嘗習

舟楫之利一旦有急即劫舟張帆蔽江東下金人既破唐鄧陳蔡
逼進淮漢去大江直一間耳為今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來石之
數凡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於江之南岸緩急之際庶
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是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為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
路軍馬馮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為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元
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儻不靖難於殘暑之前必致益兵於殊
涼之後先是温州觀察使河東經制使王瓌既歸朝廷除瓌知
鳳翔府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南經制
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堯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



有可以晏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為患至小而緩金人為患至大而迫方敵坐對銳於熙河奔於奉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伏即晉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進雜未能洗雪前耻亦可以駭逐渡河全秦莫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發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它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數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用鈞敵禮乾順許之并據建炎三年七月癸未張浚奏西夏通書禮數及紹興元年二月庚寅謝亮已存恤家磨狀奏修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明年亮乃還行在初王瓌之潰也其屬官王擇仁以衆二萬人長安復為徑略使郭玘所逐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汝礪嘗言今朝廷已專命王庶

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藩方曉暢軍事近工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勞徠流徙式遏寇盜仍以臣所劄金帛八百餘萬緡為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以心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西臣謂使此錢自三陝湖湘平底建康固為甚善萬一中途為姦人所窺適足資寇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聞輔棒莽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為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財秦晉之民皆為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停官然皆未受命也自王瓌除鳳翔立書汝礪已留川細必非一月間事以諸書皆不見日月故且帝朕附書之當更考求各附不日

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

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九日給合者詳



初二帝既徙中京御史中丞秦檜寔從既而聞上中興上皇欲作
 唐肩冑單于縱高帝于白登而呼韓頽漢近世耶律德光絕滅石
 書貽左副元帥宗維與約和議大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救
 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為它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
 嗣子之中有為人之所推戴者蓋祖宗德澤之在人至深至厚未
 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宗冑頓單于受興滅絕絕之名享戰幣
 王帛之好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孫
 孫永奉職貢豈不為萬世之利上皇草書已諭駙馬都尉深州防
 禦使秦隆曰為我示秦檜更潤色之檜讀書喟即厚道奉路
 都統達於宗維宗維有漸色降京子也此以王若冲時若蓮君北

行錄修入目錄按錄與

日歷秦檜張印奏及曹勣所獻書今乃云檜代作與此不同或者
 檜嘗草具此書而上皇又親製之也行錄以此書為在中京所遺
 而無年月檜書首云季夏極熱臣按上皇以此書為在東京所遺
 錄州則在中京適夏必是此年故附著於此也世傳檜在全京已倡
 和議因是得歸而未有以為之證以是若考之疑金人知檜為上
 皇草書度其肯任此事是以歸之耳未勝非秀水閣居錄云檜自
 京城隨金上去為大神速奉即君任因此則秦檜北遷時遼騎方
 圍中山歸檜何由在其軍中意者因率此書而遼騎移之虎鳴獨
 軍中為歸檜之張今耳北軍中意者因率此書而遼騎移之虎鳴獨
 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凡俗自不同也嘗欲通書于左右
 敢略陳因疑惟左右留神者察古之君子莫不以學後能極大度之
 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克舜禹湯之君而輔以學受殺高之伯則
 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在一二
 陳也且以逆亨吉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後征伐荒外
 而破高昌北擒彌利可謂黃帝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後征伐荒外
 之計初突厥稱首戴恩常謂北藩故唐之衰也終濟沙陀以雪國
 耻又匈奴稱單于圍漢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取之如
 故得受縵帶擊中國與玉帛本約結好後因奴國圍入



莫若因循姓而屬之在郎君宜與計而審震聞嗣子有在南方為
彼人可依此祖宗恩德在人未易忘如蒙即君以某前所言為然
望賜采擇某欲遣專介謝嗣子以大計嗣君可不煩汗馬之勞而
坐享厚利伏惟麾下多賢通古今諳練世故者不為少想當裨
贊成畫策而芝唐望
旌榮福立俟報不宣

秋七月癸未朔詔京官到行在者並令吏部審量非政和以後進

書頌及直赴殿試之人乃聽參選按宋史繫丙戌日用吏部請也

靖康初用御史胡舜陟言大治濫賞元年四月癸丑已而遠罷其年九月

不問至是提領茶鹽司奏辟朝奉郎鄭待問充准備差遣湖州用

赦薦舉宣教郎新江水東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幹純論者以為二人

皆以進頌得官法當討論志罪之而有是命體純金擅人待問江

山人常通判湖州坐未面堂衝替至是梁楊祖辟用之當量事十月丙子又

改按宋史繫丙戌日 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薨澤

為黃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于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道等排

闖入問澤豐然而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

耳爾等能為我殲滅強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眾皆流

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渡口吾度不超此疾右語云出師未捷身

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風雨冥晦異於常日澤

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贖上還京先言已

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未曰曠臣之子託臣之言力請鑿與亟還京

關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

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絕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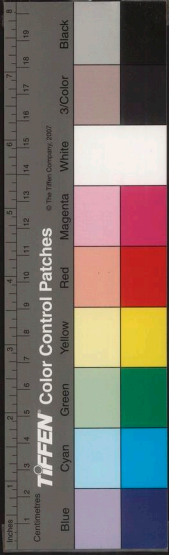


不無味衣傲不昂嘗曰君父當側身嘗瞻目子乃安居美食耶所
得俸賜過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
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吊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
以哭澤初澤既拘留金使工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
學士充大金祈請使字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中攝留守事
而遂歸之時上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
而計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為通議大夫謚忠簡澤門侍之
書不見惟遺事及靖康小雅有之庶免一歷云澤臨感悲與史不
同蓋誤宋史文繁丙戌日呂中大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
相欲出師於外則必有禱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共
相擬二人以聞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渡君父之
難雪宗廟之耻伸神之憤惜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人夫則澤之

計沮孟汪黃兩人既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於外二人既主
事東南之謀則宗澤遠來宗之請雅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
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志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
焉為人子孫焉可置祖宗而不問為人之父母焉可置則焉而不思
且為元帥而在也今運宗之請度上而江黃則謂上皇之子三十
金和元帥而在也今運宗之請度上而江黃則謂上皇之子三十
今人所在者惟查難耳自外而視汪黃之計可謂志矣宗澤之如
可謂危矣在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之計如
土披天祥吾家則將有主矣天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之計如
獲赤子之術所能為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使
彼之人聞出師來挺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歎而為之致無
窮之恨也

甲申葉濃自福州引起破寧德縣復還建州

丙戌中奉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訢勒停時言者論訢擁
兵數萬費官錢二百餘萬緡專務招安不能平寇傳其官責使捕
盜以尚書吏部員外郎林杞代之有宣義郎御史臺檢法官謝嚮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者靖康末嘗奉詔至閩中募勇之士乃命嚮為奔路捉殺官尊又

遣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將卒二

千人偕往討捕祀永嘉人嚮建安人也謝闕為史法史蓋不書據

空月在王綸除中丞之前按綸以六月除中丞既而濃又破政如

丁亥御筆國步多艱人才為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

擬受果賢具才豈可不用自令毋得分別使自奮忠義仰三省遵

行時宰相黃潛善奉王黼門人故引黼親黨以進議者非之此為

官有疑則加殘害一郡戮至千百文上憫之故有是命中興暨政

臣留止等曰古人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者也彼姦雄忌酷

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

初可在盜起如蜩窮荒絕漠之人錯諸郡縣有司為之禁防或未

過也而太上皇帝推天地覆載之德視中外之民皆吾赤子惻然

哀矜形於聖訓凜然有三伐王者之風漢帝之恢廓大度不足言

矣

吏部尚書魚侍讀周武仲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初武

仲以疾亟求去工曰如武仲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最後同知

樞密院事郭三益為之請乃有是命

戊子幹辦內東門司王嗣昌送吏部坐與部成章為死黨好大言



議國政也

詔自今士卒有犯並依軍法不得剗眼剗心過為

慘酷令御營使司行下衆皆鼓舞感戴中興聖政史注曰愛而不能治此兵法之惠也治軍因不嚴然治之自有常法若評出

以律執我不畏者而諸將過為慘酷豈撫軍之道哉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為京城副留守朝廷聞宗澤薨

故也初澤以便宜假統制官楊進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會澤犯

進逆報行林泉野說宗澤為京城留守諸降諸大寇王善楊進丁

彥疾其成功入疑其為變遂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按日歷

宗城副留守蓋潛善等聞澤死而後除之非以察澤也燕克小

未降江黃胡為疑之按仲荀兩為東京副留守其初除日歷不載

誤今並不載

朝請即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上疏自辨不受

張邦昌僞命且嘗奉國寶至濟州其言引資政殿學士呂好問為

澄大略謂圍城士大夫恃陛下在外其為後圖好問不能獨任其

責遣人起諸遣人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之復出為陛下出

也疏入遂召克家及顯謨閣侍制平江府孫觀赴行在丁酉殿中

侍御史馬中言无家親取操不正姦佞相濟小人之雄者也在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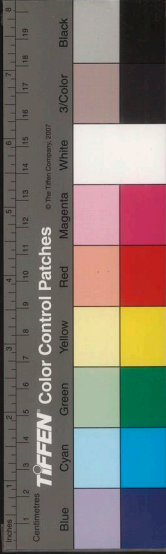
康間與李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劉觀七人者結為死黨附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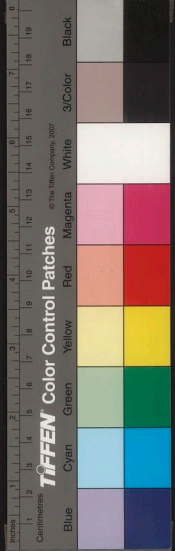
仲倡為和議之說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群起而辱罵之欲以

執送金營人皆畏其險而不敢校也陛下即位之初照見情狀逐

之是矣近者不知誰為之援皆得被召將復進用人情危駭莫知

所謂望賜寢罷竄之遠方戍詔好問開具當時因依聞奏其後





好問又自陳反正之功由是二人復用

以爲寬宥而秦而徐夢莘北盟會編又因之夢莘乃云謝克家辦事偽楚狀與呂好問同其孰爲正蓋好問元泰云右大臣惟尚書省劉子嗣請即提舉

杭州洞霄宮謝克家進狀七月十六日奉聖旨令臣問其因依開奏後來錄者減去又臣惟尚書省劉子八字是以差互如此

己亥秋閣修撰知荆南府唐懸免直社閣先是承議即通判荆

南府程千秋爲懸所忌請避之改通判襄陽府未行轉運司誘執

千秋以屬吏其弟千乘訴於朝有詔勿治正月懸怒奏千乘偽造

制書工命移獄於潭州四月而懸終不肯釋言者謂方犀盜薛廣

祝靖李孝忠相繼犯荆南帥臣監司望風悉遁賦既據城與公安

止隔一水維舟絞械敵乘勢南來千秋奮不顧身率縣民禦之使

人夜渡焚舟毀械殺賊甚衆遂不敢犯兵鄂鼎澧督賴以安民間

往往繪其像而祠之方今天下擾攘忠義之人所在不多朝廷可

宜受惜有罪猶當宥死况無罪乎且近聞千秋至今坐獄存亡未

可知萬一如此則懸亦可謂方命矣乃詔釋千秋而懸有是命乎

又詔以春蠶夏旱飛蝗爲沴命監司即守條政事之未便於民者

爲大小飛蝗爲最甚之地令百姓自陳量輕重捐其相爲

壬寅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兩浙撫諭江端友罷以言論其不練

民事所至苛擾也

癸卯詔京官知縣兩任已上實及六考方許闕陞諸州通判舊法

不拘考數至是申明之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八日右宣放即無

甲辰降充顯謨閣侍制北京留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復樞密

卷十六

十四

具奏聞不次擢用以爲觀沮從之故有是音

辛亥黃潛善言朝議大夫惠厚下自中京逃歸言有傳登極赦書至上皇所者上皇與宣和皇后相賀聖情甚悅上歛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天性儉約在朕府中時每進膳未嘗改造侍上皇亦踈澗所得月賜未嘗妄用服浣濯之衣破則補之空明而觀縫處如繡蓋非它人所能及也厚下華原人宣和中嘗知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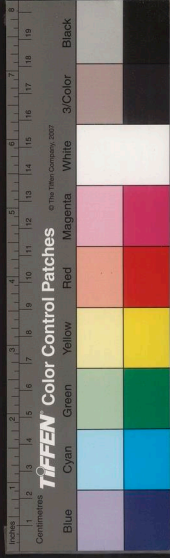
是月禮部貢院應詞學兼茂科朝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勳正功無錫人也

紹興三年七月未改法

燕山人劉立芸聚眾攻破城邑

立芸諭眾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於是蕃漢之民歸者甚眾洛索遣兵攻解州之朱家山統領忠義軍焉印

興苦戰三日遂取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校興從義郎遷奉州都
統制



文獻通考卷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七

宋 李心傳撰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詣路常平官時顯謨閣侍制孫觀入對
言自嚴提舉官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皆為他司要用
分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盃之減它時大水旱舉措
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能所辦時方多
事財用為急望復置官議補助之政故黃潛善奏行之十月五日
命諸路拘權者為積決水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三年閏八月
戊寅所書可

考參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



文獻通考卷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七

宋 李心傳撰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時顯謨閣侍制孫觀入對
言自嚴提舉官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皆為他司要用
分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盃之減它時大水旱舉措
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能所辦時方多
事財用為急望復置官議補助之政故黃潛善奏行之十月五日
命諸路拘權者為積決水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三年閏八月
戊寅所書可

考參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



曰書詔之實自是月乙卯行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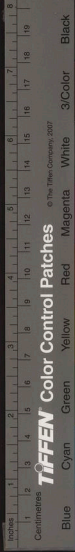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司今綱運令戶部於江寧平江府直庫
橋營逐府通判監視憲臣檢點禮用有依支封橋法加葺料罪時
戶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上以北方未寧為慮數諭黃潛善汪伯
彥輩致江寧潛善等方以恐懼人心為對尚書右丞朱勝非獨論
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戶部納計卻祀之費餘財皆運金陵
祀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高書言願浩侍即
葉夢得乃以庫府无物為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
平淮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 尚書戶部侍郎葉夢
得為翰林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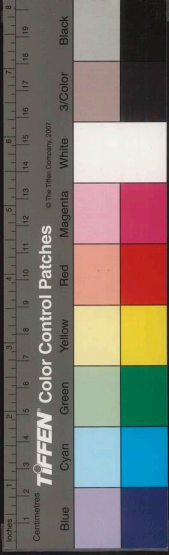
熊克小唐得此事於七月末之編夢得
行送按日歷乃八月六日事今附本日

顯謨閣

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尚書戶部侍郎邦光在廣州嘗發轉運使
陳述姦賊却三仲齊使秘觀珠貝異為文犀尋直數十萬南人以
為清 尚書吏部侍郎魏憲復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憲嘗言維揚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險而為都者亟之勁騎
自京西不回五者可至且有以備之尚書工部侍郎劉觀充徽猷
閣待制知福州觀言敵騎出沒山東人情危懼望移蹕金陵執政
不樂其言於是觀自後省移冬官兩月不拜故有是命給事中康
執權尚書工部侍郎顯謨閣待制孫觀試給事中集英殿撰修沈
晦張激平武中書舍人

故去年己為舍人不知何時罷當考親憲
康執權除日曰歷不書今於後為及遂初
是代觀故因觀除命遂言之觀之者留不盡在此曰當別求他書





乃考 觀文殿學士范致虛提舉中太一宮恩侍讀致虛至行在

言有論南陽之陷各田致虛及責女速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年

九月卒

周煥官

廣中殿中侍御史馬仲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注伯房以
為輔相一應委任不復致疑是月大任以未措置天下事未能恒
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

親屬盡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而三顧未後
不當都所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遷都之詔以請計

景衡至於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見事五月乙酉草茅對
策誤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無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觀黃

哲諸辱小以學士綸具熟步不公有如此者事見二又如吳越張

闥以言事被逐終元年六月日監察御史遷左司員外郎仰成事

緣上言遠流今是何時尚仍舊體以言為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

者或重事見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關鄉丈中丞翰林學士

且名取者三者不與厥有深旨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

處進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為己助其欺法自恣有如

此有又如張慈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任潛善伯秀忌之

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景衡堯見奇又如有人問潛善伯

秀故焚極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

施設或問陳東事則曰外是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

善則稱已有如此者

事見元年八月十五日

又如呂源在樞陛下過去數月

由郡守而陞發運其強根自專有如此者

事見五月

又如御營使雍

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營使統轄善伯考別置親兵一千人請

給居處優於眾兵其收軍情有如此者

事見元年

善伯考所

為類此多不奉陛下有望之憂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人方宜脛然自枉此

然不動陛下隱忍不肯守道塗炭蒼生人心絕望則聖選期

在何時即臣每念及此不知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

大事去矣伏望速罷者善伯乃改柄別擇賢者共圖大事疏簡

中不忠

甲戌仲改
衛尉少卿

承議即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上命輔臣召於都堂且取

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

用兵我國欲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教輩皆不得達劉宗云金國

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力其不可以

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成契丹今

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喂之食盡怒必噬人若設陷以待之

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為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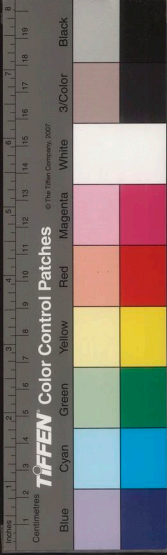
遂以子砥和台州

此子砥燕雲錄及紹興元
年三月子砥乞罷遣狀奏修

辛酉詔江淮六路置添膏酒錢以為造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

源請也

上色酒每升增三
錢次色二錢



外... 內...

癸亥兵部尚書盧孟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為民兵有古鄉兵之道

意謂命提刑檢察從之三年七月

甲子朔奉大夫直秘閣知棧州姜剛之進秩一等錄其守城之功

也同慶典此今以剛之家已恩澤狀修入

徽猷閣待詔新和州劉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其

欲望也丁卯光祿卿吳夫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

狀云上留維揚人情危懼公申請欲上荷金陵執反聞而之乃以為待制知福州言者絕去落職本詞觀建明金陵之議已于罷工視時修入但不和而前比馬冲動派觀能克家者及視園城中事與此相關否今因嚴夫除命附見

戊辰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武仲卒於揚州年五十三已

已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本年始

李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監梁

楊祖選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

赴官買引即園戶布茶丸合同揭秤發淮浙監則官給高戶本錢

詣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詣每三百斤為一袋輸鈔錢十八十閱

廣監則隸本路漕司官般官賣以助歲計

建炎四年福建行鈔法 歲即罷之紹興八年二

十年東南歲權茶以斤計者浙東七州八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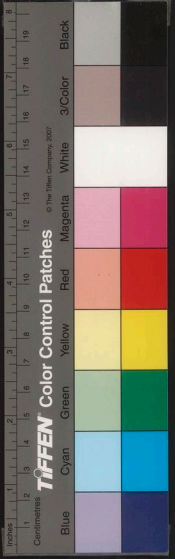
紹興府溫台 衛發明處州浙四五

州四十八萬

臨安平江府 湖嚴常州 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

宣歙徽信泗 太平州南康 軍德 江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

洪興古袁撫江筠州建 湖南八 州一百一十三萬



文選卷之五十五

兵州荆福建五州九十八萬福建汀南劍淮西四州一萬舒廬新

廣東二州二千南雅廣西五州八萬融江府融皆有奇合東南

產茶之州六十五總為一千五百九十餘萬通收茶引錢二

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略安平江浙東四州八十四萬

絲興府温淮東三州二百六十八萬楚州廣東三州二十三萬惠

南廣西五州三十三萬張高欽率以五十斤為一石皆有奇以

斤計者福建四州二千六百五十六萬福泉漳州合東南產益之

州二十二總為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興化軍通收鹽息錢一千

七百一十餘萬緡此紹興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道三年

而四川三十州歲產益約一千四百餘萬斤後隸總領財賦所贍

軍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十一萬斤隸提舉茶

馬司賈馬皆不係做曹之經費蜀茶十一月庚子蜀益興

負後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節州居住鄭滋後徵賦待制以言者

論茲為李綱所惡諱非其罪也 茲去年七月

壬申詔訪聞高麗國遣使入貢所過許用樂送迎其守臣燕設以

二帝未還勿用樂顯讓閣待制知潭州曹開奉祠所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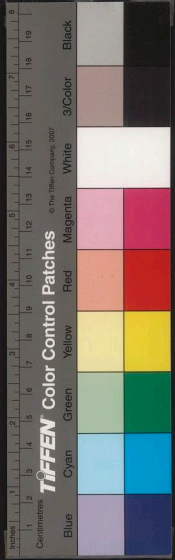
朝奉大夫平炳發致仁除直龍圖閣知潭州炳方召還未至而有

是命

甲戌工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集英殿中侍御史馬仲試衛尉少

知日歷不書仲除官之 加日此據趙姓之遺史

卷十七 六



乙亥策持奏名進士

唐庚詔東京所屬官司般發祭器大柴朝祭服儀仗物赴行在
時上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於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
從行無器仗故取之舊却焉

辛未石武大先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援殺使李威引兵入
宿州初威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鬼太盛命威分所部三千人往
應天府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道士陶子思者為人誕妄喜談
兵威道遇之子思謂威有割據之相初之西取威遂有叛意乃
分軍為二一使泗州別將主之一使宿州威自將之皆約會晦
日至是成陳仗入城宿人以其奉朝廷來也初不知備軍入未半

即有發城者俄頃弓矢亂發縱火焚掠盡強壯為軍別將犯泗
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與成魯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文
亮反已即時撫定告於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鉞用成遂屯符
離軍營思威李威之叛日唐不見事始但於本年十月庚子因劉
光世奏存恤成軍中老小事區及之而應元小應乃
于九年十月乙丑書命劉光世討成此空撰也丑十月九日也星
會宴戰光世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討李威而克謀叛入壬年星
以委至今從趙
姓之道史纂此

是月中書舍人黃指試給事中指試命日唐不書而九月壬辰唐
士共制乃如此按此月八日馬仲

命二桐既備云招掌無編當
星記無月方還故且附以俟考朝請郎王膳為殿中侍御史此批
御史

是代馬仲故附此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既為金所拘愛

憤成疾至是卒於雲中紹興二年二
月甲申稱官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



欽定四庫全書

黃潛善論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為金人所破軍馬散亡寇盜充

斥萬萬始至郡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具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

有居上日與群盜戰身戰必死遂為強兵昌萬家傳云二年八月

附見金人遷二帝自上京至其國御寨遂移居韓州王堯冲北狩行

入見宜從韓州之韓州在中京東北十五百里去燕山二今不之

日盡空其城以兵驅其民惟籠籠自隨凡財物之類皆得

得肯持獨兵因之掠奴女及老弱之家有徒手而去者金遣

曹康即王考審著九百四人至韓州同處仍給田十五頃令種蔣

以自養附馬都尉蔡偉嘗勸上皇儲春秋上皇大喜之曰恨見此

書之晚時樹恩中丞秦檜既不與從遂依左監軍完顏昌以居昌

亦厚待之上皇在韓州思張高善忠諫嘗為賦詩有嘗瞻恩賢佐

之句云此以張匪節要王若冲北狩行錄趙姓之遺文奇書參攷

其詞鄙陋非真令不敢回年七月乙未遷五園城

九月壬午朔詔以杭州知賈頌編重均十二萬尺於浙東西諸

州蔡未斬除衛尉少卿馬伸責監濮州酒務伸以論事不行辭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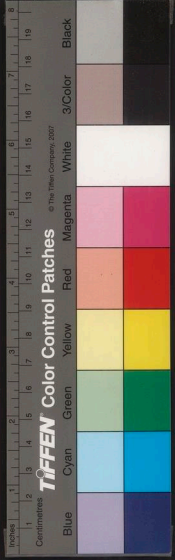
拜且錄其所劾黃潛善汪伯彥等疏申御史臺乞諫責詔伸言事

不實趨向不正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冤

之三年二月是日國信使楊應誠寺以海州發高麗使後五日

明州昌國縣

用申武節大夫閻門宣贊舍人京師外巡檢使丁進叛率眾犯淮



西進初後宗澤招澤覺乃去時韓世忠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斬於揚州竹西亭斬王權有武臣段思有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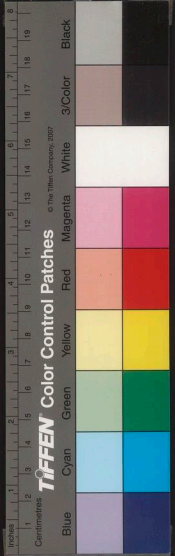
唐寅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為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向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即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一甲易江都人鴻舉卽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先納卷于御前定下及是御燕院以例奏上不許曰取士當務至公既有知覆試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中與壁改臣留正等曰益維太上皇帝當建

不以一人之好惡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又詞興中權臣用上假副司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攝攝拔寒峻抑權貴以端仁進路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于至公故靜剛為天地之度動則為雷震之動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

翰林

學士葉夢得兼侍讀

壬辰詔朝議大夫栢宗鄂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秘書省校書即富直柔大學正王覺並令赴柳堂審察先是上嘗謂大臣以從官班列未富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官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後用有他日上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為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按選擇是於戶部尚書呂頤浩舉宗鄂兵部尚書盧益舉朝請即惠喬民刑部尚書魚行續王賓舉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翰林學



士葉夢得舉兵龍圖閣新知潭州卒炳朝散即致仕王庭秀端明
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舉登州學教授鄧潛御史中丞黃侍講
三綱舉通直郎蔡尚吏部侍郎劉珏舉前右州崇德縣令鄧根從
事即朱輝禮部侍郎張浚舉直柔工部侍郎康執權舉王覺及朝
請大夫李公房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授李誼中書舍人黃
唐傳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中書舍人張徵舉從正郎致仕
周虎臣等各二人上聞輔臣今所舉士人卿等有職者否潛善曰
臣等未識有數人亦皆知名之士上甚喜宗鄂高容人柔民晉陵
人潛浩弟根卸武人鞏安吉人公房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
虎臣營城人也致和間虎臣為永康令部使者科湏甚峻虎臣事

不聽即請老人惜其去繪像祠之至是得召

庭秀炳直柔已見向龔未見

是

日葉濃人浦城縣

癸巳登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秀既以兵赴
帥府勤王有將官李政者令雲騎卒以軍功授官措置守城甚有
法紀律嚴明皆不敢犯人攻城屢禦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財
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田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
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美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
於是人數人以濕氈裹身持伏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伏
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政不能保而城陷後秦
檜言於朝贈政忠州刺史

此以趙姓之遺史又秦檜奏劄參修樹言政之功績在趙立之上是不可不書

也改贈官在四
年十一月甲子

甲午詔雙利守臣並依成都府條例陞帶本路兵馬鈐轄

日應無此今在

紹興六年九月二十日帝益申明狀修入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去兵射士隸提刑司即調發皆毋過三

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十七百緡為朝集費自是以為故事李芾

等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

紹興十七年十一月丁卯降旨復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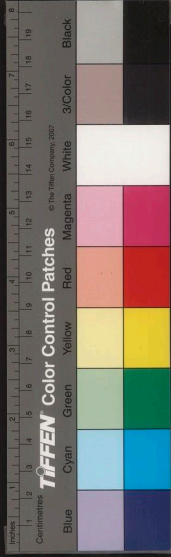
宣教即李洞元

趙括下參謀官時建州叛牟未平洞自言方臘之亂嘗在劔川招

募民兵防安靖無虞願往軍前志力討捕故有是命

詔列郡

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應軍期事益聽帥司節制



建炎要錄卷十八

宋 李心傳撰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丑十一月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王之

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

河陽恐其奄至也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援援上下其濠池可

步而往來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 浙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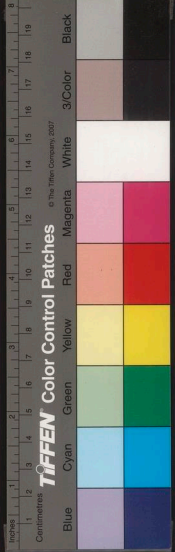
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僊具言王楮完臣見拒之意上以

其負恩甚怒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國與金為鄰而與中國隔海

遠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安能貴報右僕射黃潛善曰

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要錄卷十八

宋 李心傳撰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丑十一月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王之

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

河陽恐其奄至也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援援上下其濠池可

步而往來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 浙東

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僊具言王楮完臣見拒之意上以

其負恩甚怒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國與金為鄰而與中國隔海

遠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安能貴報右僕射黃潛善曰

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乃解

丙辰忠翊郎河北制置使王彥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彥初自東京赴行在上命召見特遣字文虛中為祈請使而彥見黃潛善王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命

戊午監祭御史江淮撫諭論防請今列郡月朔拜表如三京以示尊君親上之意從之

庚申上諭輔臣曰內侍高選曾任陝西走馬迎得知陝州李彥仙書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又鄜延師臣王庶節制六路進兵同

華間將士用命亦屢勝敵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不審邈得

彥仙書日月遠近上口朕以其私書不敢取觀恐書中有不敬人見者潛善曰前帝王或凌道窺人之私此陛下誠德也鮑克小恩載此事在

十一月己丑令從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討李成時成犯

淮西故討之

按宋史繫

壬戌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給事中孫覲中

書舍人張激討論常平法條具取旨始用覲奏也時夢得屢為黃

潛善言常平之利及是進呈青苗歛散永不施行其他條法今從

官討論末上上指八字曰此事宜先報行令遠近知之潛善言激

詳練民事遂命同封論尋又命戶部尚書呂頤浩癸亥初復鈔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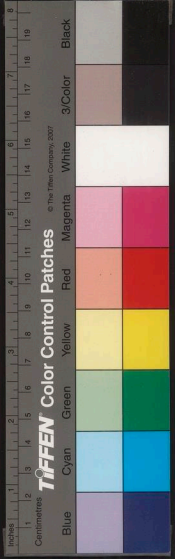
定帖錢先是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始議創經制錢大率



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十收二十三其後行
之東南又行之京西北歲入數百萬緡清康初廢至是四方貢
賦不能如期赴行在會知沛縣李膺言方今多事朝廷之費日廣
竊見昨來經歷制司酒糟契稅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儻
復行之為利不細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乃
請復舊行言如賣契紙頭子等錢皆出於民之所歎故酒價雖增
未嘗驅民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民為商他皆類此而清康初相
繼遽罷除量添酒錢近已再行充造船外其餘名色有似此等可
以暫濟急闕不至害民昔願參取行之願浩善其法可以助國而
無言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量給酒錢已見今年八月辛酉於是先取鈔券定

恤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仍毋得擅用經制錢自此始魚克小初云宣和初

因方臘之亂江浙破諸州皆燬而官兵無以賞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諸路亨伯始創經制錢鈔京實錄亨伯傳亦云亨伯為經制發運使創此數酒務及以取家謂經制錢取其贏既經制錢後翁若國為經制使酒務法又取家謂經制錢取其贏天下有經制錢給其官費蓋自此始按史與克書皆誤經制之法實建議於陝西後乃行于東南總制之制創於紹興非翁若國等為建議於陝西後乃行于東南總制之制創於紹興非翁若國月成總制事紹興五年閏二月丁巳可考
詔御營平寇在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入犯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廣充河北應援使與世忠俊相互應援是日金人圍漢州初馬擴既至北京欲會兵以渡河復陷沒諸郡次館陶聞冀州已陷而敵在博州皆務惶不敢進其副供重與統制官曲褒魯珪杜林相繼遁歸廣軍之



食衆詢討以頓兵不動為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帥宗

輔右監軍昌左都監闍目合兵與擴戰於城南統制官阮師中

金人擴廣軍之背廣軍亂統制官任琳引衆叛去其屬官吳錄孫

郎方俊釐與敵遇及其子剛中死之後贈朝散大夫虜陽武人宣

靖間嘗為大學錄

闍目金主歲從弟也時統制官張世昌軍失道設由東平世昌途

中立節制使牌晨夕趨街擴之未敗也右副元帥宗維以兵來會

宗維自雲中南出將盛懷衛而東聞擴敗遂由蔡陽濟河以犯澶

淵守臣王棟禦之不能下進犯濮州

敵而命擴佐之蓋未知擴敗也既而言者以俊中軍不可遠去遂

命御營平寇前將軍權同主管侍衛馬軍司公軍事范瓊代行瓊

請闍門宣贊舍人王彥與俱乃以彥為平寇前軍統領考知瓊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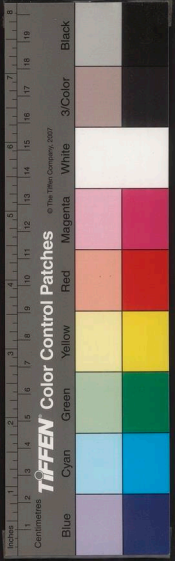
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就醫真州瓊并將其軍萬人而去擴至

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為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罷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除佑太后幸杭州以武功大夫

昂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先是張浚為侍御史當請先措置

六官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板遠圖上納其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2007 Tiffen Color Services, Inc.

遂命六宮遂太后先性忠厚申明應辭事上諭大臣曰三者須與
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何以供德太后叱朕雖粗留
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
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砀多於茅舍下同食今
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宗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庶克小慰
一月癸巳興載此事十

改辰吏部員外郎京東西路撫諭黃次山與從行官吏皆追扶一
等以次山自言兩路並係兵火去處與向南路分事體不同故也
日歷無此令以紹興六年十月二日葉莫徵判吏部公版修入癸酉翰林學士夢葉河言臣聞
冬有初有報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臣近因申明昊天

上帝皇地祇冊文蒙音別撰已為祈辭今來合降敕書謂宜更行
推廣應叙天下難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無有遠近皆知陛
下為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示之意則雖幽遠與愚賤者皆可
以動文辭播告不為無補從之是日按宋史繫閣門宣贊舍人
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之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而戰
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光皓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而
據王秀既還朝餘稍稍引去起復留守判官宗穎屢多不從力請
歸持服充判官榮州防禦使楊進亦拔以數萬眾攻殘汝洛間進
謂其充兵馬鈐轄與日楊進亮賊終為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
進率其軍與楊進過於鳴皋山下夾伊水而軍楊進多騎兵與皆

